

# 唐代成都、江陵間蜀江水陸道考

嚴耕望

## 目次

### 引言

- (一) 全程所經諸州間里程總計
- (二) 成都府至萬州行程
- (三) 雲安與夔府 兼論峽江鹽產與夔州戶口
- (四) 三峽行程及其景觀
- (五) 峽州至江陵府行程
- (六) 總論全程及峽江水道在唐代交通上之地位

## 引言

長江水道及沿岸陸路為中國南方東西交通之骨幹，無論物資運輸或軍事行旅，皆賴此水陸道，尤以水運為主。

中古時代，尚以岷江為長江之主源，故成都府為當時西南部最大都市，亦為長江上游最大都市，江陵府為當時南中國中部最大都市，亦為長江中游最大都市。此兩大都市皆經濟繁榮，人文蔚盛，其間交通運輸主要有賴長江上半段之蜀江水陸道，故此水陸道在中國中古時代，對於軍事攻防、政治控制、物資流通、文化傳播、皆發生重要作用。唐代且沿途置水陸館驛，以利旅運，蓋重之也。

本文就蜀江此道沿途所經之地點景觀一一考明，末節尤致意於峽江水運在當時交通上之地位，蓋峽江水運不但為東西交通之大動脈，亦蜀中物資北運兩京之大動脈也。第三節附論峽江鹽產之利，與夔州戶口之盛，蓋夔府當此道之中段，居峽江險扼之上口，不但為軍家必爭，亦因鹽利之富，商賈之便，故致繁榮，僅次於成都、江陵之居間大都市，前人蓋以其僻處山城，未能留意，故特表而出之。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 (一) 全程所經諸州間里程總計

由益州成都府沿岷江水陸兩路南行，蓋陸道二百里至眉州（今眉山縣），又東南一百四十里至嘉州（今樂山縣），又東南水路三百五十里、陸路三百二十里至戎州（今宜賓縣），又循大江而東，水路三百一十里、陸路三百四十里至瀘州（今瀘縣），又東徼北七百五

十里或水路七百里，實約近五百里至渝州（今重慶市），又東水路三百四十里、陸路四百六十里至涪州（今涪陵縣），又東微北水路三百五十里至忠州（今忠縣），又東微北水路二百六十里至萬州（今萬縣），又東水路三百里至夔州（今奉節縣東十里白帝城），又東水路三百三十里至歸州（今秭歸西約十里），又東微南水路二百里至峽州（今宜昌縣），又東微南水路三百三四十里至荊州江陵府（今江陵縣）。除成都、江陵首尾兩府外，中經眉、嘉、戎、瀘、渝、涪、忠、萬、夔、歸、峽十一州，全程最少三千六七百里，多則約四千里，而水程為主。

《通典》、《元和志》、《寰宇記》各州皆記相距里數，畧有參差，列表如次：

|     | 《通典》            | 《元和志》                            | 《寰宇記》                     | 備註        |
|-----|-----------------|----------------------------------|---------------------------|-----------|
| 益眉間 | (缺)             | 200<br>300[200]                  | 200<br>200                |           |
| 眉嘉間 | 130<br>139      | 240[140]<br>140                  | 240[140]<br>130           |           |
| 嘉戎間 | 350<br>350      | 陸320<br>水350, 陸320               | 水陸350<br>565[368]         |           |
| 戎瀘間 | 350<br>350      | 水310, 陸340<br>陸240<br>水310 [340] | 水310 陸240<br>[340]<br>320 |           |
| 瀘渝間 | 750<br>750      | 水700<br>水700                     | 760<br>(缺)                | 實距約500里上下 |
| 渝涪間 | 460<br>460      | 水340<br>水340                     | 460, 水340<br>460, 水340    |           |
| 涪忠間 | 350<br>350      | 350<br>(缺卷)                      | 350<br>水350               |           |
| 忠萬間 | 水260<br>(缺)     | (缺卷)                             | 水260<br>(缺)               |           |
| 萬夔間 | 298<br>198[298] | (缺卷)                             | 水300<br>水300              |           |
| 夔歸間 | 333<br>332      | (缺卷)                             | 330<br>132 [332]          | 330里, 蓋水程 |
| 歸峽間 | 190<br>190      | (缺卷)                             | 200<br>200                |           |
| 峽荆間 | 340<br>340      | (缺卷)                             | 340, 水330<br>水330         |           |

據此表，主要為水程，可互相校正，書之如網文。總和最少三千六七百里，大數近四千里。備註中有兩處校訂。其一，瀘渝間里距。上列三書記載，多或七百五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六十里，少亦七百里，似太多。又《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合江西至瀘州，江津東至渝州，皆僅一百二十里，共二百四十里；合江至江津間似無四百六十里以上之距離。然《九域志》八，亦云瀘州東至渝州七百六十里，東北至渝州六百九十五里，渝州無至瀘州之里程，但云西南至昌州五百一十里，昌州遠較瀘州為近。則以上三者所記七百至七百五六十里，亦自有據，非誤書。然兩州間有合江、江津兩縣，觀兩縣各至本州之里距及《吳船錄》等書所記，瀘、渝間實不踰五百里，詳下文。此云七百里、七百五六十里，不知何代之計程也。其二，夔、歸間里距。前表列《通典》兩條皆作三百三十餘里；《寰宇記》一作三百三十里，一作一百三十二里。《九域志》六歸州條作三百三十里，夔州條作二百三十八里，約計蓋三百三十里之譜。作「一百」「二百」皆形譌。復檢《元和志》三〇涪州，李吉甫疏云：「涪州……去江陵一千七百餘里。」又《寰宇記》一二〇涪州，「東至江陵府水路一千七百七十里。」《輿地紀勝》一七四涪州《景物目》同。上列自涪州至荊州之里程無大乖誤，若夔、歸間作三百三十里，則水路總和正為一千七百七十里，與三書所記總里數極合，益知作「三百」者為正。

## （二）成都府至萬州行程

其詳細行程之可考者：成都正南微西行四十里至雙流縣（今縣），當二江之間故名，有二江驛。又四十里，中經新穿水口至新津縣（今縣），本新津市，周閔帝置縣，有三江驛，新津渡。

成都南行，陸路必經雙流、新津，此觀自然形勢可知。《蜀橋記》下，「孟昶歸命……，萬民擁道，哭聲動地，……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此即經雙流至眉州之證。其詳程，並詳《唐代成都清溪南詔道驛程考》。（刊《唐史研究叢稿》。）

自此分途：一路西南驛道至雅州，為入越嶲通南詔道；一路正南微東乃今考之水陸驛道也。此道由新津南行五十四里中經天社山古道至彭山縣（今縣或稍北），在犍為武陽故城東南五里，當新津大江與成都大江合流處之西七里。

唐、宋志書，眉州北至成都二百里，《一統志》眉州卷云一百九十里，畧合。已知新津北至成都八十里，彭山南至眉州六十六里，則新津至彭山應為五十四里。檢《一統志》為四十五里，相差不大。縣與汶江之相對方位見《元和志》三二。城西北五里有漢代犍為故城，即蜀王開明退據之武陽城也。此據《元和志》三二眉州彭山縣目書之。而《寰宇記》七四謂「武陽城在縣東北十五里。」今從《志》。說詳下文。按犍為郡治所本在戎州（今宜賓）大江之南，後南蠻叛亂，郡屢內徙，嘗治武陽，在成都南一百五十里，見《華陽國志》三《蜀志》。

《華陽國志》三《蜀志》，隸爲郡治武陽縣。「渡大江，昔人作木橋，曰漢安橋，廣（即長）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斷絕，歲歲修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陽李嚴乃鑿天社山，尋江通車道，省橋梁三津，吏民悅之。」按縣當新津大江與成都大江之會，此橋與山不知究在何處。檢《水經注》三三《江水注》，「有壽江，……出江原縣，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於江（注於成都來之江）縣下江上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橋（與《志》異），水盛歲壞，民苦治功，漢太守李嚴鑿天社山，尋江通道，此橋遂廢。」據此似橋在合流之下，楊氏《水經注圖》即如此繪之。然《元和志》三一新津縣，「天社山在縣南三里，在城郭南百里（？）北枕大江，南接連嶺，每益土有難，人多依焉。」則山在新津縣南，大江之南，惟里數可能有譌誤。檢《一統志》眉州卷山川目，「天社山在彭山縣東北二十里，接新津縣界。《明統志》，漢建安間，李嚴鑿天社山通東〔車〕道，即此。」「東北」當作「西北」，蓋山之北首約居新津、彭山之間，北臨新津至彭山之江流，南向則蜿蜒甚遠也。北首正當唐道所經，必循李嚴所通之道，漢安舊橋當亦在此區江上，非彭山以東兩巨流會合後之江也。

縣既當新津大江與成都大江兩流之會。故由成都府城東南之合江亭舟行亦至此，與陸道會合。

杜翁《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詳注》一四）。成都通水運自不待言。范成大《吳船錄》上，成都小東郭合江亭，「蜀人入吳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一流志》成都府卷古蹟目，「合江亭，在府東南二江合流處，唐韋臯建。宋呂大防記，亭爲唐人宴餞之地，名士題詩往往在焉，俯而觀之，滄波渺然……商船漁艇，錯落遊衍，一府之佳觀也。」則古代成都水運可能較今爲盛。

彭山南十五里至鼎鼻山，山形孤起，東臨汶江。相近有彭亡城，亦名彭模城，即平無、平模也；皆爲中古軍道必爭之地。

《續郡國志》，蜀郡武陽縣「有彭亡聚。」劉昭《注》，「岑彭死處。《南中志》曰，縣南二十里彭望山。《益州記》曰，……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按岑彭由外江伐蜀，「拔武陽」，營於彭亡，爲降卒所刺殺，見《後漢書列傳》七《岑彭傳》。又《晉書》九八《桓溫傳》，永和二年伐蜀，「軍次彭模，……三戰三捷。」《宋書》四八《朱齡石傳》，義熙九年伐蜀之譙縱，「大衆自外水（即岷江）取成都」，譙縱使侯輝、譙詵「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奮戰破其南北兩城，「乃舍船步進」取成都。《通鑑》一一六晉義熙九年紀作平模。云「去成都二百里。」按《江水注》，「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謂之平模水，亦曰外水，此地有彭冢，言彭祖冢焉。」是彭望、彭亡、彭模、平模實爲一地，音之變耳。當在彭山（漢武陽）以南，接近眉州地



區。檢《元和志》三二，彭山縣有「彭亡城，亦曰平無城。」謂岑彭所改。《寰宇記》七四云：「彭亡山亦名平模山。」地望正合。又有平無之名，無、亡音義皆同。岑彭伐蜀營於此，桓溫伐蜀、朱齡石伐蜀之主戰場亦在此處，知為自古軍道所重也。

《通鑑》一一六，述朱齡石克平模後事云：「齡石捨船步進」，打鼻守將潰奔，縱遂棄成都出走。則打鼻當在彭模至成都道上，或與彭模相近。檢《元和志》三二云：「鼎鼻山亦曰打鼻山，在（彭山）縣南十五里……山形孤起，東臨江水。」鼎鼻在彭山縣南十五里。前引《南中志》，彭望山在武陽縣南二十里，則正與打鼻地望相當，是二地相近也。其云去成都二百里，蓋舉成數耳。<sup>1</sup>

又南至眉州治所通義縣（今眉山），在汝江西五里，北去彭山六十五里。

此見《元和志》三二；《寰宇記》七四，作六十里。

縣東七里江東有臺頤山，下臨大江，稱臺頤津。（今玉津），即孟昭圖被沈處。

《新》二〇八《田令孜傳》，在成都，貶拾遺孟昭圖為嘉州司戶，「使人沈于臺頤津。」《寰宇記》七四眉州通義縣，「臺頤山在州東七里，形如蝦蟆頤。」《通鑑》二五四述孟昭圖事，胡《注》，「山臨江津，今有孟拾遺祠。」《吳船錄》上，「眉州城外即玻璃江也，冬時水色如此，方夏潦怒濤漲，皆黃流耳。江上小山名臺頤，川原平遠，似江浙間。」《紀要》七一眉州，「臺頤山，州東七里，自象耳山連峯壁立，西瞰玻璃江五十餘里，至此磅礴蹲踞，形類蟆頤……大江流至山下曰蟆頤津。」又云「蟆頤山在江之東岸，江流至此，瑩若玻璃，因名玻璃江，亦曰臺頤津。……《志》云，州東四里有玉津，即玻璃江渡口也。」則臺頤津即宋人所記之玻璃江，亦即今玉津也。

又南六十里至青神縣（今縣），在汝江西三里。又南二十二里至青神故城，治思蒙水口；唐武德元年北移今治。

此見《元和志》三二、《寰宇記》七四眉州青神條。按思蒙水由西北向東南流入汝江，是縣治亦在漢水西岸。

1 前引《元和志》，武陽故城在彭山縣西北五里，而《寰宇記》作東北十五里。是不同。《寰宇記》又云「彭女山在縣東北十里。……又名彭亡山，亦名平模山」。「魚梁津在縣東北二里，一名彭女津，在彭亡山南，居導江、皂江等水會之處。」亦皆與《元和志》不同。《一統志》眉州卷山川目：「彭亡山在彭山縣東十里，亦名彭望。」「鼎鼻山在彭山縣東北。」是皆據《寰宇記》書之。又云：「《輿地廣記》，今縣南十餘里之打鼻山乃古鼎鼻山，縣東北之鼎鼻山乃其支峯耳。」是蓋調和之說耳。然檢《輿地廣記》，實無此文，不知編者所據何書也。今按劉昭注引《南中志》，彭望山在武陽縣南二十里。合之《元和志》所書古城及打鼻山地望，正與打鼻山相近；而《寰宇記》云武陽故城在彭山縣東北十五里，山在縣東十里，則在故城南五里，是與南中志不相應，故據《元和志》書之；且參二百里之文，亦較合。又《元和志》，彭山縣在州北六十六里，《寰宇記》云六十里，《一統志》彭山南至眉州四十里；疑《元和志》後，縣治已南遷，《寰宇記》六十里仍據舊程書之耳。

又南二十八里至開峽驛，中經熊耳峽，宋名湖瀼峽，有古道，傳為諸葛武侯所開，驛蓋以此受名。又南十二里至平羌縣，近江水，寶歷二年北移治開峽驛。平羌置關，似當此道。又南十八里至嘉州治所龍遊縣（今樂山）。

《元和志》三一嘉州，平羌縣南至州一十八里，而《寰宇記》七四，作州北三十里。但下文述沿革云：「本漢（？）平羌戍……周保定元年置平羌縣。……大業七年移就大江。寶歷二年又移於開峽驛，去舊縣十五里。」是兩書時代之縣治已不同。蓋本在嘉州北十八里，近大江，寶歷間北徙至州北三十里也。關見《新唐志》。《一統志》嘉定府卷《關隘目》，關在樂山縣北。「舊志，白崖山南有廢臨江關。蓋即平羌之譌。」檢白崖山在樂山縣北十里。既有臨江之名，則當在此道上。

《寰宇記》七四云：平羌縣有「熊耳水，一名熊耳峽。故老云，武侯鑿山開道，即是熊耳峽，東即古道。」《輿地廣記》二九，「龍遊縣有熊耳峽，諸葛忠武侯鑿山開道，蓋今湖瀼峽云。」按《元和志》三一云：「熊耳峽在縣東北三十一里。」是當在青神故城南，開峽驛之北。所鑿古道殆即南北古道也。《輿地紀勝》一四六嘉定府《景物目》下，「熊耳峽在龍游縣北六十里湧佛山之上，諸葛武侯鑿山開道，蓋今湖瀼峽。」里距畧相當。惟唐、宋志書所稱熊耳峽可能與《江水注》及《續郡國志》南安縣目劉昭《注》引《華陽志》所稱熊耳峽，已非一地，參看《水經注疏》。

以上自眉州至嘉州一段行程，大抵沿汶江西岸南行，據地志，參地理形勢得之。檢《吳船錄》上，由眉州經中巖、青衣，入湖瀼峽，由平羌舊縣至嘉州，凡百二十里。中巖其半途也。與上文所考行程畧合，即一道也。

至於宋世、所發現之東漢南安長造平鄉道碑，其工程在武陽西南通青衣（雅州境）越嶲（今西昌）道上，不在今考循江而南之道上也。

《隸續》一一《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維平鄉明高大道，北與武陽，西與蜀郡青衣，越嶲通界……由涪山上，隨沿回曲，……危難……登高望天，車馬不通……磐岩橫道，臨大江……永元七年十月南安長右扶風……王君……遣掾何童……崖，平確……通直廣大，……車馬馳驅，無所畏難，……去危就安，萬世無患……」大意尚可曉。洪氏跋云碑在嘉州夾江縣。《輿地紀勝》一四六《碑記目》有漢和帝時開道碑。「在夾江縣西」，即此。按青衣在唐雅州境，越嶲唐為嶲州（今西昌），是由彭山西南通雅嶲之道無疑。又《水經注》三六《青衣水注》，「青衣水逕平鄉，謂之平鄉江。《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則碑云「臨大江」即青衣水，平鄉縣當在今夾江縣西北，不當彭山沿汶江南行之道尤明。

龍遊即漢之南安縣治，本蜀王開明故都。青衣、沫水（即大渡河）合流於城西，又會東

汶江於城東南，故城當三水之會。汶江東岸連山競秀，有九頂、凌雲之盛。青衣、沫水（即大渡水）流急勢勁，匯入汶江，衝擊東岸山麓，石崖高聳，開元中僧海通鑿為彌勒大像，高三十六丈，面對青、沫，遠望三峨，形勢峻偉，迄今完好，為西南藝術勝蹟。

《江水注》「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縣治青水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楊《疏》以為即今樂山縣治，是也。《一統志》嘉定府卷《古蹟目》以為在今夾江縣西北二十里南安鎮，大誤。

九頂山凌雲寺大佛像，為中國罕有之名勝，宋明人記之甚詳。今可考者，以范成大《吳船錄》所記為最早，其卷上云：

「泊嘉州，渡江遊凌雲，在城對岸。山不甚高，綿延有九山頭，故又名九頂，舊名青衣山。……躋石磴，登凌雲寺。寺有天寧閣，即大像所在。嘉為衆水之會，導江、沫水與岷江皆合於山下，南流以下隴為。沫水合大渡河由雅州而來，直擣山壁，灘瀧險惡，號舟楫至危之地。唐開元中，浮屠海通始鑿山為彌勒佛像以鎮之，高三百六十尺，頂圍十丈，目廣二丈，為樓十三層。自頭面以及其足，極天下佛像之大，兩耳猶以木為之。佛足去江數步，驚濤怒號洶湧，過前，不可安立正視，今謂之佛頭灘。佛閣正面三峨，餘三面皆佳山。衆江錯流諸山間，登臨之勝，自西州來始見此耳。東坡詩，『但願身為漢嘉守，載酒常作凌雲遊。』……」

此頗扼要，得其勝概。《輿地紀勝》、《方輿勝覽》（《一統志》嘉定府卷《山川目》九頂山、烏龍山兩條有詳引）皆有記述；明人《蜀中名勝記》尤詳。詩家吟詠今存者，當以岑參為最早。其《凌雲寺》詩云，「寺出飛鳥外」，「下看三江流。」薛能《凌雲寺》詩云，「像閣與山齊，何人致石梯。」（皆見《輿地紀勝》一四六引。）司空曙《題凌雲寺》云：「春山古寺遶滄波，石磴盤空鳥道過，百丈金身開翠壁，萬龕燈焰隔煙蘿。」（《全唐詩》五函四冊）吳宗昌《題九頂大像圖》云：「嘉州石佛名天下，回視新昌可子孫。」（《紀勝》一四六引）皆能得其形勢。邵博記云：「天下山水之勝在蜀，蜀之勝曰嘉州，州之勝在凌雲寺，寺之南山又其勝也。」（同上）余就讀樂山三年有餘，屢遊其地，大像依然完好，形勢峻偉，前人詩文，殆非過誇。<sup>2</sup> 據司空曙詩，大像外另有「萬龕」，蓋小龕極多。考范成大《凌雲九頂》本注：「初登山時，巖壁上悉剜為小佛，不知其數。」（《石湖詩集》一八）是也。

2 《一統志》嘉定府卷山川目又有「大佛山在榮縣南一里，中有佛像，高四十七丈，闊十五丈，架殿十層。北麓有真如崖，有龍洞，深廣容數百人。」不知何代所彫。

又南蓋三十里至玉津縣，在汶江東岸（約今龍池壩，牛花溪），城內置玉津鎮，皆以江有璧玉津受名。

此據《元和志》三一、《寰宇記》七四嘉州玉津縣條書之。《志》作二十九里，官本作三十九里，故《一統志》嘉定府卷《古蹟目》引作三十九里。然《寰宇記》作三十里，與二十九爲近，故從之。《水經注》三三，「江水又東至南安，爲璧玉津，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則津名極早。陸游有《舟過玉津詩》（《劍南詩稿》一〇），其今地；《一統志》古蹟目引舊志，「今有犍爲壩，在縣北九十里，一名龍池壩，卽古玉津縣治。」又《關隘目》，牛花溪在犍爲縣北九十里，今圖有牛華谿，地望相當。

又南一百零六里至犍爲縣，在大鹿山南一里，西臨汶江，（今縣東南十餘里岷江東岸）。本周沈犀郡武陽縣也。縣南有懲非津（今縣南二十里孝女渡），卽孝女叔先雄投江出父尸處。相近有青溪驛（今縣東南青溪口），杜翁有詩。大抵成都南來之陸路多行汶江之西，至璧玉津渡江至玉津縣，行江之東，至犍爲縣，渡懲非津，復行江之西。唐末，縣治北徙十餘里，置於汶江西岸。（約今縣治），去玉津九十里。

《元和志》三一，縣在州東南一百五十六里，「五」爲「三」之譌，詳下文。是去玉津縣一百零六里。地望及故郡縣，亦據《志》書之。惟《寰宇記》七四云，縣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輿地紀勝》一四六，同。則在玉津南九十里，與《元和志》不合。檢《一統志》嘉定府卷，犍爲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則《寰宇記》與《紀勝》所記犍爲縣治所，正卽今縣治。豈《元和志》誤耶？按《記》又云：「隋開皇三年，……於大鹿山下置犍爲縣。……唐上元元年隸嘉州。天福元年，獠叛，移於江西岸，南臨大江。」《校勘記》，「天福，案《圖經》作天復。」檢《輿地紀勝》一四六，亦作天復。是唐代末年移於汶江西岸，蓋同時北移若干里耳；若據《元和志》當北移三十六里。然實考之，當北移十餘里，志文「五十」乃「三十」之譌。何者？嘉、戎間相距三百五十里，陸路三百二十里，此點諸書無大差異（見前表），而《元和志》三一與《寰宇記》七九皆云義賓縣東南至戎州一百六十里，則義賓北至嘉州，少僅一百六十里，多不過一百九十里，若犍爲北至嘉州有一百五十六里，則犍爲南至義賓，少僅四里，多亦不過三十四里，殊太近。又《記》七四云：「導江水在縣東二十步，自玉津縣界來，經本縣一百三十里入戎州義賓縣界。」所謂縣界卽指縣城言，卽玉津至義賓一百三十里也（按玉津北至嘉州三十里，義賓東南至戎州一百六十里，而嘉州至戎州陸路三百二十里，則玉津至義賓正當爲一百三十里。）卽玉津至犍爲間絕不能有一百二十六里之程，故疑《志》文「五十」爲「三十」之形譌。則唐代舊治僅在唐末新治之南十六里，非三十六里也。且《元和志》三一云「大鹿山在縣北一里」，「沈犀故城在縣東南三里。」檢《一統志》嘉定府《古蹟目》引舊志，沈犀故城



「在今縣東南十五里。」《山川目》「犍爲山在縣南十五里，即《元和志》之大鹿門〔山〕。」里距正合。

復考《輿地紀勝》一四六，犍爲縣，「祥符四年徙治懲非鎮。」《宋史》八九《地理志》，同。是宋代前期縣又徙治。按《寰宇記》七四云：「懲非津在縣南二十里，渡導江水。」即渡汶江也。是則當在唐代舊治之南，極相近。檢《一統志》嘉定府卷《津梁目》，「孝女渡在犍爲縣南二十里，昔有女子見父溺水，遂投水中，三日抱父屍出水上，因名。上有孝女祠祀後漢叔先雄。」則懲非津即今之孝女渡。考《輿地紀勝》一四六嘉州《碑記目》有孝女碑，「在犍爲清溪口楊洪山下」，即記東漢永建初孝女叔先雄投江出父尸故事。檢《一統志》嘉定府卷《山川目》，「清水溪在犍爲縣南二十里，源出叙州府屏山縣界，東流至孝女渡入江，曰清溪口。」是此津渡當在今犍爲清溪口，在縣南二十里。檢今圖，即清水河口也；此津之地望能確指如此。唐縣舊治蓋在此北不遠，宋代前期徙治懲非鎮，殆即回復唐代舊治耳。杜翁有《宿青溪驛奉懷員外十五兄之緒》詩（《詳注》一四），爲離開成都南行至戎州途中作。《詳注》引《輿地紀勝》，青溪驛在嘉州犍爲縣。檢《紀勝》一四六嘉定府全卷未缺，但無此條，疑爲《方輿勝覽》之譌。然前引《紀勝》《碑記目》，犍爲有清溪口，即今清水河入汶江之口。此青溪驛因此清溪受名無疑。詩云：「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是爲水驛，必在清溪口左近不遠處。然則縣治、津渡、水驛皆在今犍爲南二十里清水溪入汶江水口地區。觀今圖，嘉定、叙府間流入汶江之水，此清水溪爲最大，設治於此地區固宜。

又南蓋五十四里（？）至義賓縣（約今龍溪水口），又一百六十里至戎州。

《元和志》三一，戎州治夔道縣。有義賓縣，東南至至州一百六十里。《寰宇記》七九，更名宜賓縣，方向里距同。《輿地紀勝》一六三，宣和元年更名宣化。引《皇朝郡縣志》，在州北一百二十里。考范成大《吳船錄》卷下，犍爲舟行一百二十里至宣化縣，又一百二十里至叙州，即唐戎州。則義賓濱汶江，當大道，里距不同，豈已有遷徙耶！據《寰宇記》七九，縣在狼川。胡林翼圖（楊氏《水經注圖》之底圖），今犍爲縣南清水河之南至叙府宜賓間有大沐溪、龍溪、真溪三水，東流入江。《蜀中廣記》一五宜賓縣，引《輿地紀勝》，宜賓（今縣）北一百二十里有真溪驛（今本《紀勝》無此條）；《一統志》嘉定府卷山川目沐溪條，在犍爲縣南五十里，「龍溪在縣東南六十里，亦東流入江。」則就里距言之，龍溪入汶江口，正當在今宜賓縣西北一百六十里之普，疑即古狼川，乃唐義賓所治。戎州治夔道縣（今宜賓），在汶江（岷江）之南，馬湖江（金沙江）之北，兩江夾流，會於城東。會昌三年，因大水，遷於汶江北岸。地當長江兩大上源之會，而由烏蒙山脈北流之黑水（南廣河），石門江（小江、橫江）兩水之入江口分在縣治東西不遠處。衆流

交匯，故自昔爲西南交道樞紐形勝之地；秦通五尺道，漢開焚門道，隋唐石門道，皆由此起端，循黑水、石門江南通滇、黔，遠達安南（越南），成爲中國中古時代經營西南之一中心根據地。唐置戎州都督府，遠統金沙江以南之姚（今姚安）、昆（今昆明）、郎（今曲靖）等十餘州，即其一例。

此節考論，皆詳《漢唐時代川滇東道考》（《總統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中央研究院出版）；並參看《漢晉滇越通道考》與《唐代滇越通道辨》（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八卷一期）。

州治西北近處天蒼山，有乾封間修道碑，地近汶江，當即修此道。

《輿地紀勝》一六三叙州《碑記目》，「《唐古戎道記》，在州治之對天蒼山崖壁間，唐人所書，筆畫勁正，乃唐乾封二年詹君秀修復此道而爲之記。」檢《一統志》叙州府卷《山川目》，天蒼山在宜賓縣西二里，上有前代屯兵墩臺遺跡，崖壁間有唐詹居秀《修復古戎州道記》。其北有天蒼灘，當近大江。

州西北二十里有五色懸崖大灘，傳曾爲李冰施工處，殆亦爲此道交通也。

《水經注》三三《江水注》：「（焚道）縣有蜀王兵蘭。其神作大灘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巖猶有赤白玄黃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黃，魚從焚來，至此而止，言畏崖嶼，不更上也。」按此段約取《華陽志》三《蜀志》，而稍詳，蓋別有取材。《一統志》《山川目》稱赤崖山，云「《明統志》，赤崖山在府治西北，崖岸壁立瞰大江，色若綺霞。舊志，亦名朝陽崖，在縣西北二十里。」

又州治西馬湖江上，鐵索橫截，以斷蠻人出沒之路，謂之鎖江，此則循江上溯之道也。

《吳船錄》下：「至叙州……山谷謫居時屢有鎖江亭詩。……鎖江者，舊戎州在對江平坡之上，與夷蠻雜處。馬湖江自夷中出，合大江。夷自馬湖舟行必過舊州下，故聯鎖於江口以防其出沒。今徙州治於南岸，而鎖江之名猶存，猶置鎖中流，但攔稅而已。」參看《石湖詩集》一九《叙州登鎖江亭詩》本注。《輿地紀勝》一六三叙州景物目鎖江條：「有鎖江亭，兩岸大石屹立，因置鐵絙，橫截其處，控扼夷羌之處也。」

鎖江有韋臯紀功碑，蓋臯經營雲南由此南入石門道也。

《石湖詩集》一九《江安道中》詩注：「今鎖江對岸廢城下臨馬湖有韋臯紀功碑巋然荒榛中。」按鎖江西南正爲石門道。

戎州東行十五里至南廣水口，其東近處有魚津，鴛鴦圻，即貞婦黃帛沉江出夫尸處。又東三十五里至南溪縣（今李莊鎮對岸），南臨大江。又七十里至舊戎城（今南溪縣），宋初移南溪治此。

《元和志》三一戎州，南溪縣在州東五十里，汶江經縣南，去縣十步。《九域志》七作東南五十二里，是相同。而《寰宇記》七九，云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吳

船錄》下同。按《宋史》八九《地理志》，叙州南溪縣，「乾德中，移治舊奮城。」是宋初移治。按《新唐志》，戎州有奮戎城，乾符二年置，《宋志》蓋脫戎字。《一統志》叙州府卷《古蹟目》：「按舊志，有奮戎州在今縣西七十里，舊置李莊驛於此，蓋卽唐時縣治。……今治卽奮戎城也。」則唐治在州東五十里，宋治在州東一百二十里；《九域志》誤以唐治爲宋治也。

南廣水口在戎州東十五里，見《吳船錄》下。《御覽》一六六戎州，引《郡國志》，「南溪縣西三十里有魚津，津南有鴛鴦圻。」又引《益部耆舊傳》：「樊道有張真者娶黃氏女名帛，真……過江，船覆沒，帛……自沉於水……抱夫屍出於灘下，故名鴛鴦圻。」按《郡國志》爲唐代地書，則魚津卽在戎州東二十里，南廣水口東約五里也。

又東四五十里至綿水縣，在江流由北而南之西岸，去江十五里（今江安縣西）。綿水上下，道中有灘，宋世見稱爲張旗三灘，謂湍勢奔急，張旗之頃已過三灘也。自縣又東一百一十里至江安縣，晉漢安縣也，北濱大江，（約今納溪縣）。有清溪鎮，唐末徙南寧州治之，可能卽在綿水、江安間之清溪水口。江安又東北五十里至瀘州治所瀘川縣（今瀘縣）。

《元和志》三三瀘州，綿水縣「東至州一百六十里，本江陽縣地，晉於此置綿水縣，汶江水經縣東十五里。」是在瀘州正西頗遠，近大江。而《舊唐志》，「晉置綿水縣，當綿水入江之口也。」考《江水注》，「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亦曰中江。」《一統志》瀘州卷《山川目》，山在州西。是綿水口卽中江入大江之口。既在此水口，卽濱大江，不能有十五里之距離，更不可能在州西一百六十里。且此綿水口，卽瀘州治所之瀘川縣治，更不容有綿水縣。檢楊氏《唐地理志圖》繪綿水縣於今江安、納溪間怡樂溪入江之口，以怡樂溪卽古綿水。再檢《一統志》瀘州卷《山川目》，怡樂溪果有綿溪之名，在江安縣東南四十里；今圖有怡樂鎮。又《明史》四三《地理志》，瀘州江安縣「北濱大江，有綿水西南流入之，謂之綿水口。」則《舊唐志》之綿水非《江水注》之中江、綿水無疑。然《統志》，江安在州西南僅一百十里，若在怡樂溪口，則去州治僅七八十里，亦不合，疑晉始置在此綿水口，唐已移於今江安以西地區。《元和志》云，「汶江水經縣東十五里。」按斗段江流正自北而南，此縣在江西十五里，就大方位言，在大江之南。按奮戎城西至戎州一百二十里，綿水縣東至瀘州一百六十里，戎瀘間水路三百一十里，陸路三百四十里，則奮戎至綿水間多則六十里，少則三十里，今姑書作四五十里。張旗三灘之奔湍，見《吳船錄》下及《石湖居士詩集》一九《江安道中》本注。

《元和志》三三又云，江安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本晉漢安縣。「汶江水經縣北八十步。」是亦在江南。又云：「方山在縣西北十三里。」上引《江水注》，方山



距中江入大江之口不遠。《一統志》瀘州卷《山川目》引《方輿勝覽》方山在瀘州西三十五里。是亦唐江安縣去州不太遠之證，知「五十」不謬。檢《一統志》瀘州卷，納溪縣東北至州四十里，就方位里距言，正當即唐江安縣治，或在舊城稍東耳。而《吳船錄》下，江安縣至瀘州一百二十里；《輿地紀勝》一五三作一百二十五里，而無綿水縣，是與《元和志》異。檢《九域志》七，「乾德五年，省綿水縣爲鎮，入江安。」是蓋省綿水入江安，而遷江安縣治西近廢綿水縣治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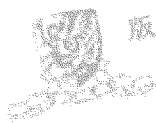
清溪鎮 《新》四三下《地理志》諸蠻州條云：「南寧州，……武德元年，開南中，因故同樂縣置，治味。……天寶末沒於蠻，因廢。唐末復置州于清溪鎮。」按唐末中國軍力甚微，此清溪鎮不會遠至滇黔腹裏，考《蜀道驛程記》下，江安、納溪間有清溪。檢《一統志》叙州府卷《山川目》，「清溪在長寧縣東北七十里。《方輿勝覽》有涇灘，瀑布自山頂飛流而下數十丈，下爲深潭。舊志，其下流爲清溪，下合清溪。」《紀要》七〇，畧同。據《統志》引《勝覽》，此溪地名甚古。檢胡林翼圖（《水經注圖》之底圖），納溪縣西與怡樂溪（即古綿溪）間有清溪。此區左近，自古爲南通滇黔道口，唐於此置鎮，復置州，極有可能。

瀘州當中江水（即綿水）入大江之口，南臨大江，北去中江三里，兩江會於城東，形勢畧同戎州。百石大船上航蜀江止於此處。

州治形勢畧據《元和志》三三書之。《紀要》六六、四川大川條：「《輿程記》，自江源至成都九百九十里，水不甚急。自瀘以東，長川巨浸，悉委於岷江，而波流益以浩衍，百石大船止於瀘州。自瀘以西，江水漸狹也。」按唐代大江水運當不能優於此。

州治江中有黃龍灘，世傳尹吉甫子伯奇自沉故事。又東經樊石灘、大附灘一百二十里至合江縣（今縣），當安樂溪（今赤水河）入江之口。相近有漢世故符縣，當巴符關路。方位里距據《元和志》三三、《寰宇記》八八，書之。《元和志》三三，「本漢符縣地也，晉穆帝於此置安樂縣，梁改置安樂戍。」《寰宇記》八八，「本漢符縣地，梁於安樂溪置安樂戍於此，周武帝保定四年改爲合江縣。唐元和十三年移於舊縣，以便水陸貿遷之宜，從東川節度使李逢吉之請也。樂溪水從牂柯生獠界流來，入汝江。」巴符關路，詳《漢唐川滇東道考》。按此安樂水已見於《華陽志》三與《江水注》，水源南通南寧州平夷縣、篛縣。檢《輿地紀勝》一五三瀘州景物目，「鄧綰令此邑時，其詩引云，安樂溪自合江縣西南山來，流入于江，源遠莫測其所從，其深廣可容大舟，其平如鋪。」此即今圖赤水河無疑，觀鄧綰所記，水不湍急，舟行較平穩，此殆亦古代循此水道南通滇黔之一因。

《華陽國志》三《蜀志》，「江陽縣郡治，治江、雒（即中江水、綿水）會，有方山蘭祠。江中有大關、小關。季春黃龍堆沒，關即平。」《江水注》又於此述尹



吉甫子伯奇自沉故事。檢《輿地紀勝》一五三瀘州景物目下，黃龍堆在瀘川縣。樊石、大附兩灘，皆見《江水注》。

又東過成湍灘，舊有《孝女碑》，紀先尼和女自沉出父尸故事。又東有牛尾驛，蓋在江北不遠處。（約今車對河口之東。）又東經萬壽縣，（約今永安鎮地區。）在江北二里。又東經七門灘，大石橫江，凡七處，望之若門，故名。又東七十里至江津縣，在江東一里，以江之津為名，有茅壩驛。自合江至此共約二百七十里。又一百二十里至渝州，治所巴縣（今重慶）。

成湍灘及孝女碑事，見《華陽國志》三《蜀志》及《江水注》。

《元和志》三三渝州，萬壽縣「東北至州三百八十里。」「大江水經縣，去縣二里。」而《一統志》重慶府卷引作二百八十里。按《寰宇記》一三六，「廢萬壽縣在州西南三十里，……皇朝平蜀後，廢入江津縣南一里。」此條顯有奪文。《紀要》六九巴縣條，萬壽廢縣在府西南九十里。《紀要》考證多粗，此蓋難信。按《元和志》三三云，綿綾山在縣西八十五里。《輿地紀勝》一七五引作綾錦山。《寰宇記》八八昌州永川縣，「綾錦山在縣南八十，山之花木如錦。」此必一山，是萬壽縣在永川縣東南一百數十里，當在今圖永安鎮地區。按江津東北至渝州一百二十里，此處至江津不應有二百四十里之距離。前就《通典》、《元和志》、《寰宇記》所作之行程表，瀘渝間七百五六十里，水程七百里，《九域志》亦合，水道迂曲，固無不可能。然《吳船錄》下，瀘州東至合江一百二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江津縣，又八十里至恭州，即唐渝州也。合計四百四十里。又《一統志》重慶府卷《山川目》，大江條引《舊志》，岷江自合江縣界東北流一百八十里至江津縣，又一百七十里至府城東，連瀘州東至合江一百二十里計之，共四百七十里。則宋及明、清計程，皆不出五百里。又即就《元和志》、《寰宇記》言，合江西至瀘州，江津東至渝州，各為一百二十里；若兩州間七百里以上，則合江、江津間有四百六十里以上之里程，為南宋初期范成大紀程之兩倍，殊不合理。余以為范氏紀程較近事實，惟江津至渝州之數過少，（《一統志》作一百三十里，與《元和志》、《寰宇記》極相近）。大約瀘渝間不逾五百里，合江、江津間約二百五十里之譜耳。

牛尾驛 《輿地紀勝》一六一昌州景物下，「牛尾驛有鄭國華留題云：龍尾道中退朝客，雕鞍寶馬黃金勒，誰憐遠使足馳驅，夜半孤村牛尾驛。」考《九域志》七昌州永川縣有牛尾鎮，則永川有牛尾地名不能遲於北宋前期。觀詩云龍尾道，似且為唐人，<sup>3</sup> 疑此為唐驛。按《蜀中廣記》一七重慶府永川縣，亦引鄭國華

3 吳曾《能改齋漫錄》七龍尾道條：「唐合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限欄悉以青石為之，故謂之龍尾道。」似宋代京師無此名。

此詩。又引《志》云：「鐵山鎮在治東三十里。……六十里有牛尾驛。」是此驛當在永川縣東六十里或九十里。又《元和志》三三昌州永川縣，「大鐵山在縣東南八十里。」《寰宇記》八八，作縣南八十里，大抵在縣東南方向，牛尾驛當亦東南，非必正東。又《元和志》三三云大足縣東南八十里有牛門山；《寰宇記》八八同；且云：「山長三百里，岩石巉巖，有雙峯對伍，如牛之狀。」按大足、永川相距一百五十里，此山甚長，牛尾者蓋此山之尾閭耳。又按永川北至大足一百五十里，觀地圖則南至大江當約百里。是牛尾地已近大江。《一統志》重慶府卷《山川目》侯溪條，松子澗在永川縣南一百里，今圖正在大江北岸，車對河口之西，然則牛尾驛當在車對河之東，去大江不遠處，蓋即大江上下之一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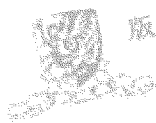
七開灘形勢，見《輿地紀勝》一七五渝州景物目。按《寰宇記》一三六，江津縣云「後周閔帝元年，於縣理置七門郡，領江州一縣。」郡蓋亦以七門灘受名。又《蜀中廣記》一七江津縣引《志》云，「治西有石門，號龍門灘，即龍門峽也。」或亦指七門灘而言，然《一統志》重慶府《山川目》，石門即龍開峽在江津西南一百二十里，似又非七門灘。

江津縣東北至渝州里程，見《元和志》三三與《寰宇記》一三六。《記》云：「南齊永明五年，江州縣自郡城移理楚[楚]漢[溪]口，即今理是也。後周……改江州為江陽縣；隋開皇三年，……改江陽為江津縣，以地在江之津為名。……大江在縣西一里，楚[楚]漢[溪]水在縣□十四里，西北流入大江，去縣西一里。」此述地望甚明。又引《地志》云：「江州縣理有茅壩驛。」是此驛名極早。《通鑑》二六乾寧三年，許存為萬州刺史，走屯茅壩。胡《注》：「蜀人謂平川為壩。宋白曰，渝州江津縣有茅壩驛。」

渝州以下為入峽路。江行八里，南岸塗山，高七里，有禹廟，傳為禹娶處。又東接石洞峽，去州二十里，為蜀漢置關處，似即古陽關，乃巴國拒楚三關之一。又東，山頗高險，古蓋有黃葛峽之名。又東經明月峽，去州八十里，峽西二里有三槌石。峽首南岸，壁高四十丈，有圓孔如滿月，故名。有古灘城者，傳為巴子置津立城處，在巴縣東七十九里，蓋在此峽之首歟？又東一百五十里至樂溫縣，（今長壽縣西北五十里）。又東南經杜詩所見之黃草峽九十五里至鷄鳴峽，南岸有枳縣故城。又十五里至涪州治所涪陵縣（今縣）。

《元和志》三〇涪州，樂溫縣東南至州一百一十里。《寰宇記》一二〇，同。檢《一統志》重慶府卷《古蹟目》，樂溫在今長壽西北五十里，蓋今萬順場、明月壩地區，詳《天寶荔枝道考》（大陸雜誌五七卷一期）。

渝州塗山始見於《華陽國志》二《巴志》；《寰宇記》一三六，辨其非。《輿地紀勝》一七五，更證濠州之塗山為實，此處為非。其實此種傳說何止三四處？皆



屬傳說，見中國文化之傳播，不必定指何處為正。

《江水注》云：

「江水東逕陽關、巴子梁，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為一也。延熙中，蜀車騎將軍鄧芝為江州都督治此。江水又東，右逕黃葛峽，山高險絕，無人居。江水又左逕明月峽，東至梨鄉，歷鷄鳴峽，江之南岸有枳縣治。《華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趙作巴郡江州。是。）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

此段江水經歷一關三峽，至枳即唐涪州。陽關巴子梁居首。按《寰宇記》一三六涪州《巴縣目》，「塗山東接石洞峽。」「州東北二十里有石洞峽，即劉備置關之所，東西約長二里。」《一統志》重慶府卷《關隘目》，以為酈《注》之陽關即《寰宇記》之石洞峽，蓋畧得之。所謂三關，見《華陽志》二《巴志》云，「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扞關、陽關及沔關。」沔關即搦關。次為黃葛峽，詳下文。再次為明月峽，始見《華陽國志》三，「其（巴）郡東枳有明月峽，廣德嶼。」《初學記》八引《華陽志》，又益之云：「峽首南峯石壁有圓孔如明月。」其詳，見《寰宇記》一三六《巴縣目》。而《一統志》重慶府卷《山川目》引《府志》，在縣東五十里。與《寰宇記》異。又《輿地紀勝》一七五重慶府《古蹟目》，「古灘城在巴縣東七十九里，岷江岸，周回一百步，濶五尺，故老相傳云，巴子於此置津立城，因名。」準之地望，當即《寰宇記》一三六之明月峽首。最東鷄鳴峽，在涪陵縣西十五里。見《元和志》三〇涪州本縣目，與酈《注》合。

黃葛峽、黃草峽 前引《江水注》，黃葛峽在明月峽之西，則在涪州東不過數十里。又《初學記》八江南道，引《益州記》曰：「黃葛峽有相思崖，芳泉周灌，俗謂之神窟。」云在涪州。此亦較古之史料也，並作黃葛峽。而唐世則見有黃草峽。如杜翁《黃草》詩云：「黃草峽西船不歸。」（《詳注》一五。）元稹有《黃草峽聽柔之琴》詩（《全唐詩》六函十冊，《元集》二一。）《元和志》三〇涪州，「上元二年，因黃草峽有獠賊結聚，江陵節度呂湮請隸於江陵，置兵鎮守。」《通鑑》二二四大曆四年，楊子琳自瀘州聚兵東下，「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子琳悉擒之，擊守仙於忠州。」觀《元和志》、《通鑑》兩條，其地顯在涪州，《通鑑》尤見在涪州之西。胡《注》引杜翁詩注：「黃草峽在涪州之西。」是也。仇氏《詳注》云：「黃草峽在涪州上流四十里。」《明史》四三《地理志》，涪州，「大江由長壽縣流入，東逕黃草峽，又東逕鐵櫃山，又東逕州城北。」則唐之黃草峽在涪州之西應無可疑，要在長壽以下，姑不論其里數。《通鑑》黃草峽，胡《注》引《水經注》黃葛峽，謂「意即此峽也。」按《初學記》引《益州記》黃葛峽，以為在涪州，是亦已視唐之黃草峽為唐前所見之黃葛峽，不始於胡《注》。自後兩名視為一峽，（楊《疏》即謂葛草形近錯出。）而

地則有涪陵之西與巴縣之東之異，如上述黃草峽在涪陵之西，《紀要》六九亦以兩者為一峽，云在涪州西。《蜀游日記》云，黃葛峽在明月峽之下百餘里，（楊《疏》引。）是並以黃葛峽即黃草峽，在涪陵西也。而酈《注》楊《疏》：「考《名勝志》引《圖經》云，塗山之足有古黃葛樹，其下有黃葛渡。《一統志》謂即黃葛峽也。則峽在今巴縣東。」是謂在巴縣之東也。《一統志》重慶府卷《山川目》，黃葛峽，在巴縣東。引舊志，與《圖經》同。而鷄鳴峽條又記黃草峽，在涪州西。是兩存之。就唐世言，黃草峽在涪州之西，自無問題，若酈《注》述次不誤，是在明月峽之西者，當別為一峽，即明、清黃葛渡處，在巴縣之東也。今姑亦並書如綱文。

涪州涪陵縣在大江之南，涪陵江（黔江、烏江）之西，二水會於城東，為通黔中道口。其處蜀江波濤洶怒而濁黃，黔江安流而清澈，成一對比，范成大有扼要狀述。

《吳船錄》下：「（船）至涪州，排亭之前，波濤大洶，潰淖如屋，不可稍船，過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州來合大江。大江怒漲，水色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登舟至此，始見清江。」參《石湖詩集》一九有詩。城北有石梁（今名白鶴梁）申入大江中，石壁有唐或唐前人刻石為魚形，以識水紋，今日調查凡得唐、宋人題刻百數十段，可資研究古代川江水紋。

涪陵石魚識水位，可能始於唐，亦可能唐前已有。今存最古史料有二。其一《寰宇記》一二〇黔州《風俗》條云：

「開寶四年，黔南上言，江心有石魚見，上有古記云，廣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魚見，部民相傳豐稔之兆。」

其二《輿地紀勝》一七四《景物》下云：

「石魚在涪陵縣下江心，有雙魚刻石上，每一魚三十六鱗，一銜萱草，一銜蓮花。有石秤石斗在旁。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豐年。唐大順元年鑄。古今詩甚多。劉忠順有詩見在石上。」（同卷詩目，引劉忠順詩云：「七十二鱗波底鑄，一銜萱草一銜蓮，出來非為貪香餌，奏去應同報稔年。」）

按此為涪陵石魚兩條最古最重要史料。後代金石家多有著錄，題名者蓋一百數十家，龔廷方《四川涪陵石魚題刻文字的調查》，有較詳報告（《文物》一九六三年七期）。據《寰宇記》、《輿地紀勝》及大觀元年龐恭孫題記，唐人所刻至少有廣德元年、大和某年、大順三年三段題刻。則此石魚至遲始刻於唐代前朝。

涪州東行近處，大江中有銅柱灘，最峻急，《吳船錄》下謂羣豬灘既險且長，蓋音之轉耳。灘東為錦繡洲。又東經文陽灘、黃石灘、東望峽，至豐都縣，占平都也（今豐都）。



《江水注》云：

「江水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又東逕文陽灘，灘險難上。江水又東逕漢平縣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屈于黃石，東爲桐柱灘，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也，《華陽記》曰，巴子雖都江州，又治平都，卽此也。有平都縣，……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

據此，黃石、桐柱灘當在涪州東百里以上，近平都，卽近今豐都也。按《通典》一七五涪州涪陵縣，「後漢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卽此，今謂之黃石灘。」此黃石灘殆卽指酈《注》之黃石，以爲岑彭破侯丹處。《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一年，彭破丹於黃石。李賢《注》：「卽黃石灘也」；下引酈《注》云云，更確指之。後世史地家皆承此說。如《寰宇記》一二〇，《輿地廣記》三三，皆然。《紀要》六九涪州橫石灘條已辨涪州橫石，非岑彭戰場之黃石，是也。此事極明，而《水經注》王氏合校及楊氏《疏》皆仍唐宋人之誤，何耶？

酈《注》桐柱灘亦近平都，此恐誤書。按《寰宇記》一二〇涪州涪陵縣銅柱灘，「《周地圖記》云，涪陵江中有銅柱灘，昔人於此維舟，見水底有銅柱，故名銅柱灘。灘最峻急。」下文亦引《周地圖記》云「銅柱之東有錦繡洲。」是此灘洲似近涪陵。檢《明史》四三《地理志》涪州條，涪陵江入大江，江口有銅柱灘。《紀要》六九涪州橫石灘條，「銅柱灘在涪陵江口，最峻急。」此與《寰宇記》爲近，恐當在涪州東不甚遠。《紀要》同條又云：「又州東十里有羣豬灘，水落見羣石如豬。」按《吳船錄》下，「壬子，發涪州，過羣豬灘，既險且長，水雖大漲，亂石猶森然，兩傍他舟皆蕩兀驚怖號呼。」而不記另一險急之銅柱灘。「銅柱」、「羣豬」音相近，又皆因水底所見爲名，疑實一灘，本名銅柱，譌爲羣豬。灘險且長，後人更分稱兩灘耳，故《紀要》並記之也。

豐都，南濱大江，縣北平都山，爲道教勝地，仙都觀中多唐人題刻，有晉、隋、唐三殿，隋殿繪事尤奇絕。

此參見《寰宇記》一四九忠州豐都縣條及《吳船錄》下。范書記之尤詳，凡三百餘字。《輿地紀勝》一七三《忠州碑記目》載平都山唐碑十五。《方輿勝覽》云：「自縣東行一里許始登山，石徑縈迴，可二三里平瑩如掃，東木邃茂，夾徑皆翠柏，殆數萬株，麋鹿時出沒林間，與人狎甚。」（《一統志》忠州卷《山川目》引），此真川東一名勝處。

又東北百餘里至忠州治所臨江縣（今忠縣）。州西二里有虎鬚灘，石梁三十餘丈橫截江中，夏斷行旅。

《江水注》：「（平都）江水右逕虎鬚灘，灘水廣大，夏斷行旅。江水又東逕臨江

縣南。《寰宇記》一四九忠州治臨江縣，在豐都東九十二里。據《一統志》忠州卷，相距一百一十里。《吳船錄》下，豐都數十里至竹平，又七十里至忠州。虎鬚灘今名倒鬚灘。《一統志》忠州卷《山川目》大江條，「舊志，州西二里有石梁，互三十餘丈，橫截江中，俗呼倒鬚灘，即《水經注》所謂虎鬚灘也。」《紀要》六九，畧同。按《方言》八：「虎，江、淮、南楚之間，或謂之於魃。」郭《注》：「今江南山夷呼虎爲魃，音狗竇。」音近，故古今異寫也。

近處有建初二年《修道碑》及《丁房雙闕》、《江原君闕》、《嚴孝子碑》等漢刻及《屈原碑》，亦宋初以前立，蓋近楚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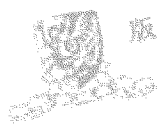
此並見《輿地紀勝》一七三忠州《碑記目》。《屈原碑》，云見《九域志》，是宋初以前建。惟今本《九域志》無此文。

州城荒僻如鄉村，杜翁嘗寓此，白居易嘗貶官，皆有詩狀其景觀。過江南岸有禹廟，杜翁五律一首，氣象森靈宏壯，真千古絕唱。

杜翁《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云：「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詳注》一四）白居易《初入忠州贈李六》云：「吏人生梗都如鳥，市井疏蕪只抵村，一隻蘭船當驛路，有層石磴上州門，更無平地堪行處，虛受朱輪五馬恩。」（《白集》一八）皆寫狀山州荒僻。又杜翁《禹廟》云：「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詳注》一四）《詳注》引錢《箋》，「《方輿勝覽》，禹祠在臨江縣南，過岷江二里。」此詩狀近江深山之禹廟，最能傳神，千載之下讀之，猶令人神往！

又東約五十里，江中有黃華浦（今皇華洲）。又五十里至故石城，（約今石寶寨），四面懸絕，南臨大江。又東約三十里至武寧縣，亦南臨大江（今武陵鎮）。

《江水注》，由臨江縣「又東得黃華水口，江浦也。左逕石城南，庾仲雍曰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按忠、萬間二百六十里，據《寰宇記》一四九，武寧在萬州西南一百三十里，正居兩州之間。檢《國防研究院地圖》，忠縣、萬縣正中間有武陵地名，（疑陵字誤寫。）在江北岸，當即武寧故地。王周有《過武寧縣》詩（《全唐詩》十一函六冊）。石城亦見《寰宇記》一四九忠州臨江縣條，云「故石城在縣東一百里，岷江之北。李雄之亂，巴西郡寄理此城。其城四面懸絕。」即酈《注》之石城。檢《輿地紀勝》一七七萬州《景物》下，「石寶寺在武寧縣西三十里，平地突出一峯如屏，有石巖然其間，故號石筍，後因寺焉。」地望正與石城相當。今圖，忠縣、武陵間有石寶寨較偏近武陵，即石寶寺故地，疑即故石城也。酈《注》，黃華水口之江浦，熊《疏》：「《名勝志》引《志》云，即皇華洲也，在忠州東五十里，江浦周迴可二十里。」檢《一統志》忠州卷《山川目》黃華水條引《舊志》，同。而熊《疏》云：「《蜀游日記》，自忠州東



下五十里有黃華州，一曰黃華城。是城即在洲上，故下引庾仲雍說稱石城黃華口。」是否爲一，尙難辨，今姑據里數書之。

又東北約七八十里至壤塗（約今瀼渡場），江中有湖灘，水勢險急。又五六十里至萬州治所南浦縣（今萬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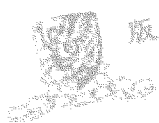
武寧縣屬萬州，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見《寰宇記》一四九。《江水注》，石城「又東至平洲，洲上多居民。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是地巴東之西界。」趙《釋》：「《名勝志》云，瀼塗驛在萬縣南六十里，江中有石似胡人，名曰胡灘。杜少陵詩不是怕胡灘者是矣。瀼塗形似，和胡音聯故也。」按胡灘見《輿地紀勝》一七七萬州《景物目》上，云「在州南五十里，灘石有若胡狀。」而杜翁《宴忠州使君姪宅》詩實作湖灘。《詳注》一四：「《峽程記》，四百五十灘，有清水、重峯、湖灘。《一統志》，湖灘在夔州府萬縣西六十里，其水甚險，春夏水泛，江面如湖。」檢《一統志》，湖皆作潮。而《紀要》六九萬縣大江條則作湖灘，云：「宋嘉熙中，蒙古渡湖灘，施夔震動。卽此。」是爲一渡口，檢胡林翼地圖（《水經注圖》底圖），萬縣西南有瀼渡溪流入大江。《國防研究院地圖》，武陵至萬縣間有瀼渡場，蓋其地。惟兩圖所繪皆稍偏南。

萬州東濱大江，隔江有岑公巖，廣六十餘丈深四十餘丈，狀若華蓋，下虛爲洞，以清幽勝。城西有石龍。城南三里江中有千金島，高數丈，屹立中流。上游十里有新婦灘，以北岸崖壁間隱出婦人面形故名。州東二里，大江中有使君灘，本名羊腸虎臂灘，晉楊亮赴任梁州，覆船於此，故更名。

千金島、新婦灘見《寰宇記》一四九及《輿地紀勝》一七七。《紀勝》云，新婦灘在州南二十里。沈佺期《十三四時嘗從巫峽過他日偶然有思》云：「使君灘上草，神女館前雲。」（《全唐詩》二函五冊）。使君灘，《江水注》本名羊腸虎臂灘。酈《注》本之盛弘之《荊州記》作益州刺史楊亮。（楊《疏》證益爲梁之誤）。《寰宇記》一四九記其地望；惟作姚亮，亦誤。

《吳船錄》下，「萬有西山及岑公洞可遊。岑叟事見嚴挺之碑，隋末避地得道。洞隔漲江，不暇往。」按《輿地紀勝》一七七萬州古蹟目，「岑公巖在大江之南，廣六十餘丈，深四十餘丈，一石巖溜盤結，狀若華蓋，左爲方池，有泉湧出巖簷，遇盛夏，注水爲簾，松篁藤蘿，翳鬱葱鬱，真神仙窟。唐刺史馬冉云，南溪有仙洞，咫尺非人間。范蜀公詩云，洞居獨嵌空，壁溜珠玉濺。推此則洞之清幽可想矣。」下文《仙釋目》又引《嚴挺之碑》。《碑記目》引元和八年段文昌《岑公洞記》，則此巖洞在唐世已極爲士丈夫所激賞。

石龍 《江水注》，「江水又東，會南北集渠……又東逕石龍，而至於博陽二村之間，有盤石，廣四百丈，長六里而復（有餘），殆于阻塞江川，夏沒冬出，甚互通渚。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楊《疏》引《名勝志》謂卽萬縣西之盤龍磧也。



《一統志》同。

荆益交通要以沿岷水大江之水陸路為主，然萬州以上至益州，江流南曲爲弓形，迂迴甚遠，古人於益萬間往往選取弦線之陸路，故萬州居三峽之上游，當荆益上下水陸之會，宋置擺鋪遞，萬州以下循峽江而行，萬州以上即取弦線直西至成都，然此直線陸路度越山嶺，雖使命徒行爲便，但貨運蓋有困難，故萬州雖爲交通形勢之地，亦殊荒僻。此種形勢，蓋唐前已然，不始於宋。

南宋由成都至臨安置擺鋪遞，其成都至萬州僅需時四日二時五刻，即取川中捷徑，詳《輿地紀勝》一七七萬州古蹟目擺鋪條。又《紀勝》一七七萬州《詩目》引陸游《偶憶萬州短歌》，「峽中天下最窮處，萬州蕭條誰肯顧。」又范成大《吳船錄》下，萬州「在江濱，邑里最爲蕭條，又不及恭（即渝州），涪。蜀諺曰，益、梓、利、夔，最下忠、涪，恭、萬尤卑。然泝江入蜀者至此即捨舟而徒，不兩旬可至成都，舟行即須十旬。」則客旅入蜀亦如擺遞至萬州取陸路也。范氏本人入蜀時即然，見其《石湖居士詩集》卷一六所載各詩。故萬州顯爲三峽上行至成都之水陸分途所在地。張白雲《濟川亭記》稱，萬州「北環梁山，南帶長川，扼東巴楚，有舟車之會。」（《輿地紀勝》一七七萬州《風俗形勝目》引）正謂此也。

### （三）雲安與夔府 兼論峽江鹽產與夔州戶口

萬州又東六十里至彭溪口，即開江口也（今雙江鎮）。又東約五六十里至萬戶城，宋見有萬戶驛，即漢胸臆城。又東三十里至雲安縣（今雲陽）。皆在大江北岸。

《江水注》，便君灘下，「江水又東，彭水注之。水出巴渠郡獠中。……彭溪水又南逕胸臆縣西六十里，南流注於江，謂之彭溪口。」熊《疏》以彭溪水即今臨江；楊《圖》，同。是也。則彭溪口即今雙江鎮地，蓋開江又有小江之名，小江入大江，故有雙江之名耳。《吳船錄》下，萬州下行「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自開達州東合大江。」則宋名開江。按《隋志》，巴東郡臨江縣有彭溪，唐或仍舊名。

《後漢書·吳漢傳》李賢《注》，「胸臆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舊唐志》，夔州雲安縣，「漢胸臆縣，屬巴郡。故城曰萬戶城，縣西三十里。」是萬戶城即胸臆故城，在雲安縣西三十里。而《寰宇記》一四七雲安縣，「胸臆城，漢縣，在萬戶城西三十一里。」《輿地紀勝》一八二雲安軍《古蹟目》胸臆城條，同。而引《固陵集》載李燾《胸臆記》：「余泊舟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今驛之左右則胸臆故城也。」則云在萬戶西三十里者，非也。又前引《江水注》，胸臆在彭溪東六十里。檢《吳船錄》下，開江口東至雲安八十里，益證胸臆即在雲安西三十里，不得更西三十里也。《蜀中廣記》

二三雲陽縣條云「萬戶驛即萬戶壩，去縣西四十里。」是明仍有萬戶之名。《寰宇記》一四七，雲安縣，「蜀江在縣南三百步。」即今雲陽縣。前引《江水注》彭溪水南逕胸臆縣西六十里，則胸臆亦在江北。下文云，「江水又東右〔左之譌〕逕胸臆縣故城南，……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尤在江北岸之證。雲安縣西三里有博望灘，縣東五里有下瞿灘。又縣南江心有石長百餘丈，狀若龍脊，宋世見有龍脊灘之名。

此三灘見《輿地紀勝》一八二雲安軍《景物目》及《古蹟目》。《江水注》：「江水又東右〔左〕逕胸臆縣故城南。……又東逕瞿巫灘，即下瞿灘也，又謂之博望灘，左則湯溪水注之。」則灘名在唐前已有之，惟以下瞿、博望為一灘，蓋不能辨，或尚未分名耳。

雲安有客館，蓋名荆王。又雲安縣境有龍目驛，當通開州道，不知是否近大江在此道上？

龍目驛見《寰宇記》一三七開州目，云：開州「東至夔州雲安縣龍目驛一百九十里，從驛至夔州二百二十里。」惟不能斷此驛是否近江？可能為雲安縣北之一驛名，東去夔州另有驛道，非沿江行也。

李羣玉有《雲安》詩云：「樹暗荆王館，雲昏蜀客舟。」又有《送鄭京昭之雲安》詩云：「空留荆王館，巖嶂深蒼然。」（《全唐詩》九函三冊。）是雲安有客館，蓋名荆王。

杜翁居雲安，詩篇甚多，有足見此山城之景觀者，似頗富庶。

杜翁《子規》云：「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客居》云：「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暫萬尋岸，蒼濤鬱飛翻。」「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詳注》一四）。據《子規》詩，似不瘠貧。

蓋峽江沿岸上自忠州下至歸州皆產鹽，而以雲安為盛，故有商賈魚鹽之利，為蜀都奇貨、南國金錫所聚，館驛亦頗可考，事非偶然。

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西水行二百里得縣曰雲安，商賈之種，魚鹽之利，蜀都之奇貨，南國之金錫而雜聚焉。」（《全唐文》五四四。）按此為會昌時代，見雲安市面頗繁榮，商賈甚盛，主要者蓋由鹽利。《通鑑》二七七後唐長興元年，「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此鹽直贍寧江屯兵。（五月）辛卯，許之。」胡《注》：「雲安縣……唐屬夔州，後改為雲安監。又夔州大昌縣、萬州南浦縣漁陽監皆有鹽官，隸寧江軍巡屬；而所謂十三監未知盡在何所？」據《輿地紀勝》一八二雲安軍目，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升雲安縣為雲安監。是即贍軍之次年。又據《九域志》八，夔州為寧江軍節度。檢《唐書方鎮表》，唐末於夔州置鎮江軍節度，蓋五代又有寧江之名，是以雲安等十三鹽監贍夔府屯兵也。胡《注》於雲安等十三監，僅另舉大昌與南浦之漁陽兩監。按《元和志》記劍南

鹽井頗詳，惜山南峽江諸州已闕佚。所可檢者，《舊唐志》云，夔州雲安縣本漢胸臆縣，有鹽官。（本作監官，《輿地紀勝》引作鹽官是。）《新唐書·食貨志》，先列多利之大鹽監十，就中之一為大昌。又云順宗「增雲安、漁陽、塗饒三監。」而《新唐書·地理志》述峽江上下之鹽利最詳云：

忠州治所臨江縣「有鹽」。

萬州治所南浦縣，「有塗饒[饒]監，漁陽監鹽官二。」

夔州治所奉節縣，「有水安井鹽官。」雲安、大昌亦各有鹽官。

歸州治所秭歸縣及巴東縣皆有鹽。

此諸縣鹽利必多在十三鹽之數。復考峽江鹽產，古史記載頗早，宋以下亦頗多可參證處，茲再述證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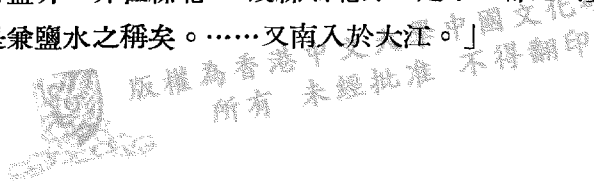
《漢書·地理志》，巴郡胸臆縣「有橘官，鹽官。」南郡巫縣「有鹽官。」《華陽國志》—《巴志》，桓帝永興二年（西元154），巴郡太守但望上疏云：「謹按《巴郡圖經》，……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似巴郡鹽官已不只一個。常璩又述諸縣鹽井之近江流者云：

「臨江縣，枳東四百里，接胸臆。有鹽官，在鹽塗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門亦家有鹽井。」

胸臆縣有鹽井。

按臨江即唐之忠州，胸臆即唐之雲安。又考《江水注》云：

「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縣有鹽官，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江水又東會南北集渠，（按楊《圖》在今萬縣。）南水出涪陵縣界，謂之陽溪，北流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溪峽側，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以木為桶，徑五尺，脩（《名勝志》引作燒）煑不絕。溪水北流注于江，謂之南集渠口。……江水又東，右[左]逕胸臆縣故城南，……又東逕瞿巫灘，即下瞿灘也，又謂之博望灘，（在雲安近處，見上。）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此即今東瀘河。）南流歷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繖，（戴云，繖即古傘字。）故因名之曰繖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王隱《晉書·地道地》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煑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煑之水竭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又東，巫溪水注之。溪水導源梁州（畧）宜漢縣東，又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南，又逕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南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又南入於大江。」



此段記忠州以下至巫縣數百里間，產鹽凡四區，茲取前後史料疏勘如下。

其一臨江縣北鹽井溪有鹽官。臨江縣即《唐地志》之忠州治所臨江縣也，今忠縣地。《一統志》忠州卷《山川目》涂溪條引《華陽國志》：臨江縣鹽官，在鹽涂二溪。又引酈《注》臨江縣條。續云：「《舊志》，涂溪源出梁山縣蟠龍山……東南流入州界，經涂井至石寶寨入江，涂井在州東八十里。按《輿圖》作涂井河。其西又有浞溪河，自州北境發源東南流徑浞井西，又南入江。浞井在州東北二十里許，此即《華陽志》之鹽溪，《水經注》之鹽井溪也。舊志失載。」又鹽井條「《通志》；忠州鹽井。上井三眼，中井八眼，下井二十四眼；酈都縣鹽井一眼。」當包括塗井、浞井而言。塗井、浞井正即《華陽志》之鹽、涂二溪，《新唐志》之塗管監也。惟《新唐志》屬萬州，就地望言，蓋《新志》誤記之耳。白居易為忠州刺史，有《九日題塗溪詩》（《全唐詩》七函四冊），是其證。

其二南集渠之鹽井三口，以木為桶，徑五尺，蓋取鹽技術尚甚原始，與今不同。熊《疏》以為南集渠即今渡口溪，西北流至萬縣東南入江。是也。檢《一統志》夔州府卷《山川目》，「長灘鹽井在萬縣南一百里。《通志》，今縣境鹽井凡六眼。」蓋其地歟？《新唐志》不載此井，而萬縣有漁陽監鹽官。豈其地耶？

其三胸臆縣之湯溪鹽井一百所，出特異之傘子鹽。楊《疏》引《書鈔》一四六，「《荊州記》云，胸臆縣北岸有陽[湯]溪，溪內有鹽井百二十所，巴峽一川悉資此鹽，周於煮海。又鹽水自凝生繖子鹽，大者方寸，中央隆越，形如張繖。」（《御覽》八六五引，繖皆作傘。）按此即《漢志》之胸臆鹽官及《新唐書·地理志》、《食貨志》之雲安鹽官也。杜翁《十二月一日》云：「負鹽出井此溪女」（《詳注》一四），時在雲安，此溪即指雲安之湯溪矣。《九域志》八雲安軍轄雲安縣及雲安監，縣有章井鹽場，團雲鹽井；監在軍縣東北三十里，蓋亦為鹽而設。《輿地紀勝》一八二雲安軍《景物》上，「雲安監四圍九井，歲產鹽二十九萬二千二百一十斤；雲安縣二井，歲產五萬三千七百九十斤。」所產能詳如此，度唐世已盛，故孟知祥請割峽江鹽井十三監，以雲安為稱首也。《一統志》夔州卷《山川目》，雲陽鹽井條，引《通志》，今縣境鹽井凡十眼，即承漢、唐而來。

其四，巫縣北巫溪水北井縣之鹽井。熊《疏》謂巫溪即今大寧河。是也。楊《疏》：「《文選·蜀都賦》，濱以鹽池。劉《注》，鹽池出巴東北井縣（檢劉注原文，北下有新字。）水出地如湧泉，可煮以為鹽。《方輿勝覽》，寶山在大寧北十七里，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布，即鹽泉也。」又按《寰宇記》一四八大寧監，「本夔州大昌縣前鎮煎鹽之所，在縣西六十九里。溪（即酈《注》之巫溪）南山嶺峭壁之中有鹽井[泉?]湧出，土人以竹引泉置鑊煎鹽，皇朝開寶六年置監以收課利。」此當為一大鹽產地，大昌在夔州東北六十四里，當即今圖巫山縣北大昌鎮，大寧監則今巫溪縣也。此即《漢地志》之巫縣鹽官、《新唐志》之大昌鹽官



所在，酈《注》以爲建平一郡所資者。至於《新唐志》之永安井，則在夔州治所奉節縣，非此地。

綜上所考，酈《注》可謂最詳，然未述及《新唐志》之奉節永安井與歸州之秭歸、巴東兩縣鹽產。考奉節鹽產史料，似以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爲最早，以在永安宮之南，故名永安井，詳後文夔州鹽鐵之利條。歸州兩縣產鹽又見《九域志》六《歸州目》云，秭歸有青林鹽井，巴東有永昌鹽井。《一統志》宜昌府卷《山川目》，巴東鹽井在縣北八十里。引《縣志》，元時嘗置鹽課司，後廢。

雲安東行一里至湯口，即湯溪水（今東瀘河）入江之口；溪流翼帶鹽井百餘，產鹽爲盛，粒大者方寸，狀如張傘，曰傘子鹽，自漢以來置鹽官。

《江水注》等史料，詳前引。《輿地紀勝》一八二雲安軍景物上，湯溪在縣東一里。即今東瀘河無疑。

又東經東陽峽，有東陽灘，落牛灘，至巴鄉村南，通約三十餘里。村民昔稱善釀，名巴鄉清。又東八十里至南鄉峽，又四十七里至夔州。

此段途中所經及巴鄉清酒，見《江水注》。惟東陽峽見陳子昂《合州津口別會弟至東陽峽步趨不及詩》與《入東陽峽與李明府舟不相及詩》（《全唐詩》二函三冊《陳集》）。《寰宇記》一四八，夔州奉節縣，「南鄉峽在縣西四十七里。盛弘之《荊州記》云，南鄉峽西八十里有巴鄉村，蓋善釀酒，故俗稱巴鄉清酒。」又云：「龍洞溪在州西一百里。《輿地志》云，永安宮西有南鄉峽，峽西八十里有溪，……即是龍洞溪，善釀酒之村也。」是里程可知者。按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西水行二百里得縣曰雲安。」（《全唐文》五四四），《寰宇記》一四七雲安軍，亦云「雲安縣上水去（夔）州二百里。」然下文述四至，則云東至夔州一百三十里，西至萬州一百四十三里。《九域志》八《雲安軍目》，同。是東西畧均。參夔萬間總距離三百里，則雲安至萬州應無二百里之遙，亦不止一百三十里。《吳船錄》下作一百五十餘里，似爲近之。其時夔州已西移至瀘西今奉節縣，則唐之夔州西至雲安應有一百六十餘里，即雲安至巴鄉約三十餘里之譜。

夔州本漢魚復縣，居三峽上口，自古爲軍事重地，巴置江關以禦楚，漢置江關都尉，劉宋置三巴校尉，皆以控扼峽江之險也。齊置巴州，梁置信州，北周因之。三巴校尉已具統府雛型；周置信州總管府，初統信、臨（今忠縣）等七州，是川東地區之大江南北諸州皆其管區；其後更增管新、遂、普、合、瀘、戎六州；則蜀中之大江南北，西起宜賓，東至奉節，皆屬統督。蓋將以伐陳，故增重上游軍勢也。隋信州總管區擴及川東、鄂西及貴州東北部。唐初承之，初管十九州，貞觀中定管夔、歸、萬、忠、涪、渝、合七州，是上自今重慶，合川，下至今湖北秭歸，皆其統區。安、史亂後，置夔州防禦使，統夔、歸、峽（今宜昌）忠、萬五州，唐末升爲鎮江軍節度使，五代有寧江之名，入宋爲寧江軍節度，復置爲夔州府路，與益、梓、利三路並稱四川。故夔州自古爲江流重鎮。



自漢至南朝置縣置州，皆詳各史地志，〈紀要〉六六有綜合述說。北周置總管府，詳拙作〈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第四冊北朝第二章第三節〈北周總管區〉。隋置總管府，詳拙作〈隋總管府考〉（〈中國學志〉第六卷）。唐代前期置都督府，詳拙作〈括地志都督府管州考〉（〈唐史研究叢稿〉第四篇）。後置夔州防禦使，見〈新唐書〉六七〈方鎮表〉。杜翁〈送蜀州柏二別駕〉云，「遷轉五州防禦使」（〈詳注〉一八）是也。升鎮江軍節度，亦見〈方鎮表〉。而〈九域志〉八，夔州為寧江軍節度。考〈通鑑〉二七七後唐長興元年，孟知祥請以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軍，則五代已更名也。

其治所在瞿唐峽口豔潁堆北崖白帝山（今奉節縣東十三里）、赤岬山（今奉節縣東十五里）上。兩山連峙，赤岬高大在北；白帝在南，臨江石壁特峻。漢魚復故城據白帝山，周二百數十步，公孫述更名白帝城。又就赤岬山築赤岬城，周七里餘。兩城南北連基，共據山險。唐夔州治古赤岬城，而民居閭閻與白帝城相接，故雖「白帝、夔州各異城」，然說者多混為一，稱為白帝城。東臨東瀼溪（今鐵柱溪），高二百餘丈；西南臨大江，高近千丈，闕之眩目；惟兩山間馬嶺（今奉節縣東十里）差為委迤，古人塹山為路，羊腸數回，以利上下。杜翁乘酒縱騎「直下八千尺」有若「電轉」，終致墜馬者，蓋唐世已增鑿稍就平夷歟？白帝城東南斗上至白帝廟、越公堂，下臨瞿唐險濤。其堂「內無撐柱」尤稱「奇構」。城西約十里為大瀼溪口（今分水河，在奉節縣東一里）。其間平地可二十餘里，江山迴闊，為入峽所無，劉備築永安宮城（今奉節縣）在瀼西一里，有武侯廟。周天和元年（西566）陸騰曾徙信州治此，宣政元年（西578）復還故治。宮城南臨大江，東南江中灘上有諸葛故壘及八陣圖，縱橫百丈，夏沒冬出，迄唐宋踰六百年，六十四蘊尚可辨識，亦一奇也。夔州首縣曰奉節，在州城西四里瀼東地區（今縣東約六七里）。相近有先主廟，廟東有瞿唐驛。縣西南江中，八陣圖下三里有長磧，宋世亦有龍脊灘之名。磧上有鹽泉十四，置永安井鹽官經理之，公私瞻仰，與柑橘為奉節兩大富源。夔城既長江上流重鎮，常為統府，又有鹽鐵柑橘之利，故戶口甚多，瀼之東西已及萬家，而赤岬、白帝兩城閭閻繚繞達於山巔，加以東瀼之東白鹽山亦有千戶，人煙稠密可以想見。〈新唐志〉記夔州四縣共一萬五千六百餘戶，只是著籍戶數耳。

夔州城 〈元和志闕卷逸文〉夔州條錄〈通鑑地理通釋〉所引一條云：

「白帝山即州城所據也，與赤甲山接。初公孫述……號白帝城，城周迴七里。西南二里，因江為池，東臨瀼溪，惟北一面小差逶迤，羊腸數轉……然後得上。」

是謂唐夔州城即古白帝城。按劉禹錫〈夔州刺史廳壁記〉云：「梁為信州，初城於瀼西，後周大總管龍門王公述登白帝，嘆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於今治。…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全唐文〉六〇六）又李貽孫〈夔州都



督府記》亦云：「州初在瀘西之平（據鄭《注》與《寰宇記》~~錯脫地字~~）上，宇文氏建德中王徙白帝城，今衙是也。」此兩記皆與《元和志》相應，故後人皆以為信州治白帝城，如《通鑑》一六九陳天康元年紀可為代表。然杜翁《夔州歌》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詳注》一五）翁寓夔州近郊三年之久，此語肯定不誤，何以與《志》文及劉、李兩記皆異？

檢《通典》一七五，奉節縣有赤甲、白帝兩城。考《初學記》二四：「魚復縣西北赤甲城東南連白帝城，西臨大江。」《水經·江水注》述夔州形勢最詳云：

「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又東（朱本「東」下有「南」字是也。）逕赤岬城西，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故魚國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為白帝。……蜀……為巴東郡，治白帝山（《一統志》，今奉節縣東十三里）。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楊《疏》在今奉節縣東十里），接赤岬山（《一統志》，今縣東十五里）。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又東傍東瀘溪（今鐵柱溪），即以為隍，西南臨大江，闕之眩目，惟馬嶺小差委迤，猶斬山為路，羊腸數回，然後得上。益州刺史鮑陋鎮此，為譙道福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石為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猿臂，相牽引汲，然後得水。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為淫預石。江水又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

按淫預石即灩澦堆，廣溪峽即瞿唐峽。據此，三峽上口灩澦堆北岸本有兩古城，南北連基。其一赤岬城在北偏西，依赤岬山，為公孫述所築，周迴七里餘。其二即魚復故城，在南偏東，公孫述改名白帝城；依白帝山，城甚小，周迴不到一里，蓋高踞崖岸，為一堡壘耳。故杜詩云：「白帝高為三峽鎮」也。杜詩又云：「白帝、夔州各異城」，夔州殆必治古赤岬城，夔為大州，常為統府，固宜治赤岬大城，非治白帝小城也。然杜翁《夔州歌》又云：「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顛。」（《詳注》一五）是唐世夔州城住民極多，致閭閻繚繞，達於山巔。兩城既連基，勢必房舍相接，連為一片，故城雖各異，但閭閻市廛實已不分，白帝城較出名，故唐人或含混書之，以為夔州即治白帝城耳。《通典》一七五云奉節縣，「有魚復縣故城，在北，赤甲城是也。」《寰宇記》一四八從之。以魚復即赤岬城，亦以地相毗連，致有混誤。

兩城形勢，《江水注》述之已詳，李貽孫記又云：

「王述徙白帝城，今衙是也。東南斗上二百七十步得白帝廟。白帝，公孫述自名也……罅山險濤，望者驚貽。……直南城一里，得巨石為灩澦，地載之險，



此其淵壑。……城東北約三百步有孔子廟，赤甲山之半，廟本源乾曜解，常〔嘗〕爲郡參軍。」

此云白帝城東南斗上白帝廟，東北上赤岬山爲孔子廟，正見其時白帝、赤甲兩城合視爲一，而兩城與兩山之關係亦由此更明，可爲酈《注》之輔證。又《寰宇記》一四八奉節白帝城條，引盛宏之《荊州記》云：「巴東郡峽上北岸有一山孤特甚峭，巴東郡據以爲城。」此亦白帝山之形勢也。由此言之，瞿唐峽上口之北，崖岸高聳，上有兩峯，南爲白帝山，孤特甚峭，北爲赤岬山，甚高大，兩峯間有山勢較低之極小平地。赤岬城、白帝城分別據此兩峯建築，而相連基，東臨東瀼，西臨大江，崖岸陡高，蓋近千丈，望之眩目。惟白帝城北之馬嶺，差見委迤，可斬山爲路羊腸而上。杜翁《醉爲馬陸羣公携酒相看》云：

「騎馬忽憶少年時，散驢進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鞞鞞凌紫陌。……」（《詳注》一八）

殆即乘一時豪興循馬嶺路騰馬而下，「不虞一蹶終損傷」也。「直下八千尺」正與酈《注》「千丈」相印證。杜翁《上白帝城》云：「城峻隨天壁」（《詳注》一五），峻壁插天，正亦好寫照。

至於州城之移徙。前引唐人劉、李兩《記》，皆謂州初治瀼西之平地，即永安宮城，周建德中王述始徙治白帝。然《寰宇記》一四八夔州，「武帝天和元年，自白帝城移理於永安宮南五十步，宣政元年，州復還白帝城，仍置總管府。」按《通鑑》一六九陳天康元年，「信州舊治白帝，（陸）騰徙之於八陣灘北。」即周天和元年也，可爲《寰宇記》強證。是州城本在白帝，後徙瀼西之永安宮，本非在瀼西也，宣政元年（即建德末）復還故治耳。奉節縣、瞿唐驛 夔州治所之縣曰奉節，然不在州城。《寰宇記》一四八夔州，奉節縣「去州四里」，不云方向。但下文云：「八陣圖在縣西南七里。」《通鑑》一六九陳天康元年，胡《注》引《夔州圖經》（源乾曜曾編《圖經》），亦云在縣西南七里。據李貽孫《記》，州左五里得鹽泉十四，又西稍南三里得八陣圖。是八陣圖在州城之西南八九里，即縣在州城之西或西南四里也。《舊唐志》夔州，奉節「漢魚復縣，……今縣北三里赤甲城是也。」里距亦相當。但「北」似當作「東北」爲準確。又李《記》云：「瞿塘驛西有蜀先主宮，瀼西有諸葛武侯廟。」下文考證，此先主宮即先主廟，在永安宮東六里，即在大瀼水之東約五里，奉節縣西約一里之譜。據李《記》，驛在先主廟之東，當即在奉節縣治左近。杜翁《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云：「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詳注》二〇）劉禹錫《別夔州官吏》云，「青帳聯延喧驛步」（《全唐詩》六函

三冊)，王周《夔州病中》云：「孤燈孤驛若爲眠」（《全唐詩》十一函六冊），皆當卽此驛。杜詩《詳注》引鶴《注》：「此從驛借馬，暫次灤西之草堂而復至東屯也。」是驛去江邊不遠，蓋縣亦然。

永安宮與八陣圖 《寰宇記》一四八夔州奉節縣引《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迴四百十八丈，中有諸葛孔明八陣圖。」《通鑑》一六九胡《注》引《夔州圖經》，同。則永安宮城卽在八陣圖之北岸。酈《注》於赤岬城、白帝城前有一節述永安宮、八陣圖云：

「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於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廻闊，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頽墉四毀。…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八聚，聚（本脫「八聚聚」三字，據《寰宇記》引盛弘之《荊州記》補。）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皆圖兵勢行藏之權。（《寰宇記》引盛記，「皆」上有「八陣及壘」四字，壘與圖爲兩事尤顯。）

此述永安宮城形勢極顯，而在八陣圖稍西。蓋實在八陣西北，故亦得謂八陣在宮城之南。前引《寰宇記》，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則宮城東至縣蓋亦約七里之譜。《元和志逸文》：「永安宮在（奉節）縣東七里。」（據《通鑑地理通釋》引）「東」必「西」之譌。

陸游《入蜀記》六云：

「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灤之西，故曰灤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灤云。州東南有八陣圖。」

此述方位尤明，宋代徙州於此，卽今奉節縣所在也。宮城在灤水之西，此卽大灤水。《一統志》夔州府卷《山川目》，引《方輿勝覽》作西灤水，灤水之西謂之灤西。杜翁詩題屢稱灤西。又云「灤東灤西一萬家」，謂大灤水之東西地區也。《一統志》又引舊志云：水在奉節縣東一里。是永安宮城與宋以後之夔州城，在灤水之西一里之譜。而八陣圖正約在西灤水口之灘上耳。灤之意義，前人皆取《入蜀記》之說；然杜翁《秋日夔府詠懷》「陣圖沙北，岸市暨灤西巔」。《原注》：「江水橫通山谷處，方人謂之灤。」（《詳注》一九）按各篇偶有《原注》卽杜翁自注。（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原注》：「余田園在東京。」，《詳注》

一一) 此與陸說小異。陸謂山谷之水流入大江者；此則謂江水橫通山谷者，不必為長流。照陸說，則峽江兩岸流入大江之溪水無不可稱灑者，其義極廣；杜翁此說則較狹，似較長。杜翁住夔三年之久，當以此說為正。前人皆忽畧杜翁此注，惟取陸說耳。大抵峽江流狹，崖岸高聳，惟瞿唐峽口上之一小段，當西灑水入江處，地勢開朗，江流較寬，中有沙洲，故諸葛得於洲之北部接江岸處，佈置縱橫各百丈之八陣圖，以為禦敵之憑藉也。記述此處八陣圖，以《荊州圖副》與盛弘之《荊州記》為詳，前文所引《江水注》，即據盛《記》入錄者，但有奪文，已據《寰宇記》所引補正。《寰宇記》又引《荊州圖副》凡八十七字，與盛說小異。又《通鑑》一六九陳天康元年胡《注》引《夔州圖經》，實刪畧《圖副》者，但與《寰宇記》所引，文有小異（如「各高五尺」作「五丈」）且多「又有二十四聚」云云十七字。《劉賓客嘉話錄》亦有一段較真切之描述（《太平廣記》三七四八陣圖條引），可見唐代尚存之景觀。凡此皆為研究八陣圖今存之最基本史料，不詳引。

先主廟，武侯廟 杜翁有《謁先主廟》詩，《詳注》一五引《方輿勝覽》，「廟在奉節縣（即今縣）東六里。」其時州縣已西移近永安宮城，則廟當在灑水之東約五里之譜。又杜翁「屢入武侯祠」，有詩多首。其上《卿翁請修武侯廟》：「尚有西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濱。」（《詳注》二〇）是在州城以西，南對江濱。又其《詠懷古跡》之四云：「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此詠永安宮也。《詳注》一七引原注：「殿今為臥龍寺，廟在宮東。」再詳「武侯祠屋常鄰近」句，則武侯祠即在永安宮無疑，是在灑西也。<sup>4</sup>

杜翁《夔州十絕句》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又有《古柏行》云：「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一作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詳注》一五）蓋真蜀漢時植歟。《一統志》夔州府卷《祠廟目》，「武侯廟在府治八陣臺下，唐時夔州治白帝，廟在西郊，……宋乾道中，王十朋移建於此。」則南宋以下，已非故地。古柏亦不知何時凋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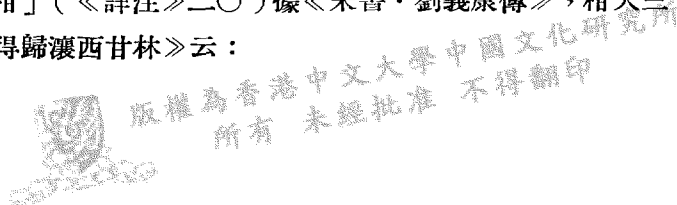
白帝城之白帝廟與越公堂 前論夔州城形勢已引李貽孫《夔府記》云，白帝城「東南斗上二百七十步得白帝廟。白帝，公孫述自名也，……籬宇飾偶，煥如神功，……罅山險濤，望者驚貽。」又云：「越公堂在廟南而少西，隋越公素所為也。奇構隆敞，內無撐柱，覓視中脊，邈不可度，五逾甲子，無土木之隙。」蓋

4 《鏡銓》一三引《寰宇記》，「諸葛祠」在先主廟西。檢今本《寰宇記》實無此文。

越公堂之建築技術頗為特異。杜翁《陪諸公上白帝城頭宴越公堂之作》云：「此堂存古制。」（《詳注》一五）蓋亦就此點而言。又云「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則見其俯視江流，高絕雲際。《詳注》引原注，「畫像尙存。」則近二百年物矣。陸游《入蜀記》六亦記此兩建築，白帝廟尙存古蹟，越公堂已為新築。《杜翁》《上白帝城》二首，《詳注》一五引《方輿勝覽》：「白帝廟在奉節縣東八里舊城內。」此即新廟也。

鹽鐵柑橘等富源 《新唐志》，夔州奉節縣「有鐵。有永安井鹽官。」按鐵無考。《奉節縣志》七，「管浸巖，距縣東北六十五里。其山險峻，中產鐵礦。」不知是否為唐代產鐵地。鹽則蓋出產頗盛。李貽孫《夔府記》云：「（州）城之左五里得鹽泉十四，居民煮而利焉。又西而稍南三里得八陣圖。」則在八陣圖之東北三里，州城之西五里也。《寰宇記》一四八引《荊州圖副》云：「八陣圖下東西（統志引作東南，南西皆當作北，或衍文）三里有一積，東西一百步，南北廣四十步，積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為桶，昔常取鹽，即時沙壅，冬出夏沒。」此即李《記》之鹽泉，蓋至唐已有更多生產，故杜翁夔州詩亦屢及鹽井事，如《負新行》謂夔州處女，「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詳注》一五）《秋日夔州府詠懷》云：「煮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詳注》一九）《灑潁》云：「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擲黃金。」（《詳注》一九）此當多指八陣圖下之鹽井而言，近永安宮，故《新志》有永安井鹽官也。檢《一統志》夔州府卷《山川目》鹽泉井條：「《舊志》，七泉井在府東江心八陣圖下，水可煮鹽。又有上溫井，下溫井，在龍脊灘南。《通志》，今縣東南三里江濱沙積有井四五口，夏秋水沒，春冬始見。井水泛沙而出，味鹹，俗呼臭鹽井，所謂在八陣圖下者即此。」《奉節縣志》引《舊志》：「下溫井、上溫井在龍脊灘南，近歲水落，井出，村民四集，煮鹽供食，官府因權其利以濟。」按同志七，龍脊灘在治東三里江中，是即李《記》之鹽泉，至近古仍未盡絕也。又按《江水注》熊《疏》引《方輿勝覽》，夔州此灘名龍脊，則宋世已有龍脊之名。

夔州柑橘自漢已盛產。《漢地志》，巴郡魚復、胸臆兩縣皆有橘官。《華陽志》一，巴東郡魚復縣有橘官。《新唐志》，夔州貢柑橘。盧綸送夔州班使君云，「千家橘柚川。」（全唐詩五函二冊）亦見夔州盛產。杜詩屢詠柑橘。下引《夔州歌》謂城中「楓林橘樹丹青合」。（《詳注》一五）是不但郊外多柑橘，即城中亦盛植之。杜翁亦自經營柑橘園，如《寒雨朝行視園樹》云：「柴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柑北地無。」（《詳注》二〇）其《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四十畝》（《詳注》二一），此菓園蓋即以柑橘為主。產柑甚大，故《即事》云：「三寸黃柑」（《詳注》二〇）據《宋書·劉義康傳》，柑大三寸者為上品。其《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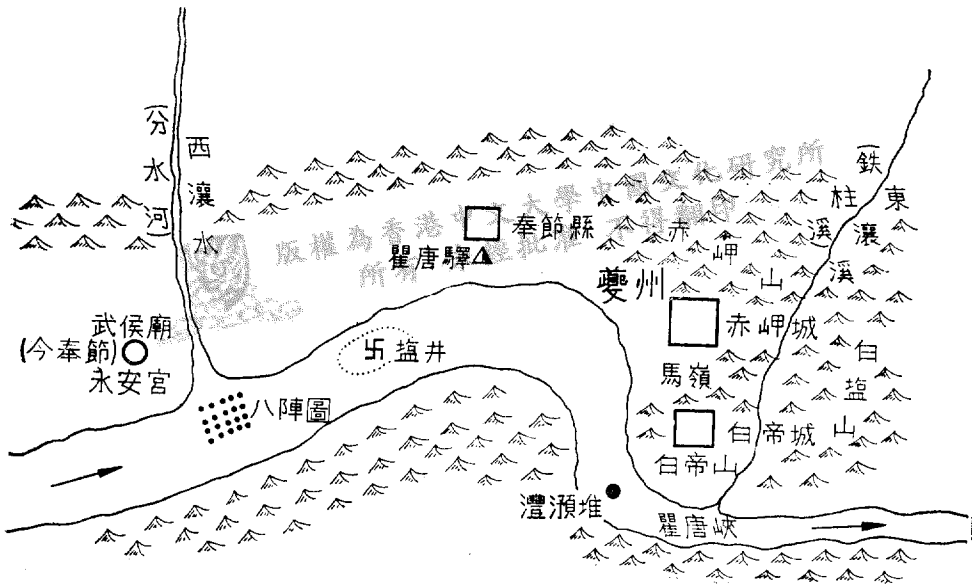
「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住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詳注》一九）

足見奉節產柑質優量豐，然為豪吏所侵，反不敢植。《暮春題瀘西新賃草屋》云，「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君。」（《詳注》一八）蓋即為豪吏干擾歟？又杜翁《夔州歌》云，「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詳注》一五）又《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云，「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映適云已，引溜如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詳注》一九，次首為《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刈）稻》。）皆見東屯平田百頃，植稻，有陂塘灌溉之利。《一統志》夔州府卷《古蹟目》，「東屯在奉節縣東。杜甫自瀘西移居東屯詩，『白鹽危嶠北，赤岬故城東。』《輿地紀勝》，公孫述於東瀘水濱墾稻田，因號東屯，稻田水畦，延袤可得百餘頃；前帶青溪，後枕崇岡，樹木葱蒨，氣象深秀，去白帝五里而近，稻米為蜀第一。」則東屯農產亦夔城之一富源也。此外夔州當大江上游中游水道交通要地，杜詩隨時觸及。如《夔州歌》云「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詳注》一五）自亦增加夔州城之繁榮。

戶口 唐代夔州管奉節、雲安、巫山、大昌四縣。《通典》一七五，夔州戶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六，口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寰宇記》一四八，唐開元戶一萬五千九百。《新唐志》，天寶元年戶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口七萬五千。所記皆唐代盛世全州四縣戶口之總數，則夔州城及其近郊至多不過四五千戶。其實不然。按杜翁《夔州歌》（《詳注》一五）云：「瀘東、瀘西一萬家」。瀘西謂瀘水之西永安宮地區，瀘東謂瀘水之東奉節縣，瞿塘驛地區，皆平地也，是瀘水東西平地共約萬家。又云：「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合，複道重樓錦繡懸。」此見夔州城甚為富庶。前論唐夔州城實跨白帝、赤岬兩城，民舍範圍殆踰十里，而「閭閻繚繞接山巔」，足見居民衆多，然山高近千丈，又去瀘水十里，自不能計入瀘東區。且杜詩排次先有此絕，次詠「瀘西瀘東」，然後詠「東屯」，顯見三區分詠，知此萬家不包括「繚繞接山巔」之州城閭閻而言。此外，《白鹽山》詩云：「白膀千家邑」，（《詳注》一五）是白鹽山亦有住戶。按《江水注》，江水逕魚復故城南，又東逕廣溪峽，「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初學記》八引《荊州記》亦云「峽之首北岸曰白鹽峯。」是山在大江之北。《一統志》夔州府卷《山川目》，云「在奉節縣東十七里，隔江。」似謂在江南；非也。且《寰宇記》一四八，「白鹽山在州城澗東，山半有龍池。」龍池即鄴《注》之神淵。「州城澗東」即前文引鄴《注》，白帝城「東傍東瀘溪」之東也。則《一統志》「隔江」當作「隔溪」為

正無疑。《一統志》云，白鹽山在奉節縣東十七里（此據《方輿勝覽》）。（白帝山在縣東十三里，赤甲山在縣東十五里，方位正合。即白鹽山在赤甲、白帝兩山兩古城之東，而隔一東瀼溪（今鐵柱溪）。杜翁《入宅》云：「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詳注》一八）新宅在赤甲，面對白鹽斷崖，正見其形勢。《紀要》六九奉節白鹽山條，「明初代蜀，湯和分軍出赤岬、白鹽兩山間，遂克夔州。」蓋即由東屯、東瀼溪進兵也。白鹽與夔州城區（赤甲、白帝兩城）已隔一深溪，而仍有民戶千家。尤見夔城地區居民之殷盛。合赤甲、白帝之夔州山城，大瀼水東西平地之永安、奉節兩城及東瀼溪東之白鹽山地區，民戶當不下兩萬戶，知正史地志所記皆非真實戶口，只是著籍之戶口耳。復考《周書》四四《李遷哲傳》，留鎮白帝，「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則北周時代，白帝城外已住諸蠻送質子弟千餘家，想像當時白帝城原居戶當遠多於此數，且有不少軍隊駐戍，戍軍亦賴平民之供應也。足見南北朝時代，夔州地區居民少不，盛唐承平百數十年，民戶增至不下兩萬，正不足異。

茲綜上所考作夔州城郊示意圖如次：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四) 三峽行程及其景觀

夔州城南江中有灩澦堆，當瞿塘峽口，亦名廣溪峽，為三峽之首，兩崖千丈競峭，上入雲漢，其勢欲接，中豁一口，江流灌注，洶湧電激，為舟航險惡之最。如此險程，中經瞿唐灘、黃龍灘凡十五里至大溪口，山始稍遠，水始差闊。

《江水注》「東逕魚復故城南」下云：

「(城)南開水門，……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為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江水又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頽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有白鹽崖……。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回復，沿沂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饗薦不輟。」

按瞿塘灘，當即在瞿塘口東不遠。黃龍灘，見《寰宇記》一四八引《荊州記》云「三峽之首北岸白鹽峯下有黃龍灘，水最急，沿沂所忌。」則亦在入口不遠處。淫預石即灩澦堆，最為有名。杜翁有《灩澦堆》詩（《詳注》一五）。據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灩澦乃巨石，在州城直南一里。則廣溪峽即州城直南之峽也。楊炯有《廣溪峽詩》，亦云「廣溪三峽首。」（《全唐詩》一函十冊。）而《寰宇記》一四八云：

「瞿唐峽在州東一里，古西陵峽也，連崖千丈，奔流電激，舟人為之恐懼。」  
「灩澦堆周圍二十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唐峽口。冬水淺，屹然露百餘尺，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又曰猶與，言舟人取途，不決水脈，故曰猶與。諺曰灩澦大如襍，瞿唐不可觸，（按此出梁簡文帝《淫預歌》）；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灩澦大如鼃，瞿唐行舟絕；灩澦大如龜，瞿唐不可窺。（諺語參看《唐國史補》下。）」

陸游《入蜀記》六云：

「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雲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疋練。」

此兩條狀其形勢甚悉，但作瞿唐峽。考杜翁有《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畧）四十韻》（《詳注》二一），又《秋興》詩云「瞿塘峽口曲江頭」，《長江》詩云「衆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詳注》一四）又有《瞿唐兩崖》、《瞿唐懷古》兩詩（《詳注》一八），亦皆作瞿塘、瞿唐峽，蓋盛唐以下多稱瞿塘也。其《瞿唐兩崖》云：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猿獮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思日車翻！」

《瞿唐懷古》云：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此兩律及《長江》詩，皆極寫瞿唐峽之形勢，又較散文描述更能得峽門峻險之境，令人讀之，神遊共償！至於舟行瞿唐之親身經驗，則以范成大之《吳船錄》下所記最爲具體，茲節錄如下，以見古代舟航經瞿唐天險之實況：

「（七月）丙辰泊夔州。早遣人視瞿唐水齊，僅能沒灑瀨之頂，盤渦散出其上，謂之灑瀨撒髮。人云如馬尚不可下，況撒髮耶？是夜水忽驟漲，滄及排亭；……及明走視灑瀨，則已在五丈水下。或謂可以僥倖，乘此入峽，而夔人猶難之。……丁巳，水長未已，……遂決解維。……至瞿唐口，水平如席，獨灑瀨之頂猶渦紋澆澆，舟拂其上以過；搖艫者汗手死心，皆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敢續發，水勢怒急，恐猝相遇，不可解拆也。……峽中兩岸高巖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東江驟起，水勢不及平；兩邊高而中窪下，狀如茶碾之槽，舟楫易以傾倒，謂之茶槽齊，萬萬不可行。余來水勢適平，免所謂茶槽者。……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闊，山亦差遠，夔峽之險紓矣。」

瞿塘險程中，古置江關，卽瞿唐關，爲古代江流用兵之要。杜翁云「防隔一水關」是也。按入峽三里有三鈎故鎮，古人鐵鎖斷江處，殆卽關之故址歟？

《寰宇記》一四八夔州，「三鈎鎮在州東三里，舊時鐵鎖斷江，浮梁禦敵處也。（一本作『造舟爲梁，施戰床于上，以禦寇。』）鎮居數溪之會，故曰三鈎。唐武德二年廢。」按《通鑑》二六五天祐元年，「趙匡凝遣水軍上峽，攻王建夔州。……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鑠峽。」同書二六九梁乾化四年，高季昌上峽攻夔州，卽爲鐵絙所阻，船不得進，致敗。《紀要》六六瞿唐關係：「宋景定五年，守將徐宗武於白帝城下巖穴，設欄江鎖七條，長二百七十七丈五尺，五千一十五股，又爲鐵柱二，各六尺四寸。」<sup>5</sup>蓋以江面仄狹，江流勁急，故古人屢有鎖江之設計也。《一統志》夔州府卷《關隘目》，瞿唐關「卽古江關，《漢書地理志》，魚復縣，江關都尉治。《後漢書》，公孫

5 按明王嘉言《瞿塘峽記》：「峽在城東十二里，兩岸雙峙，中貫大江，蓋全蜀之門戶。峽口石盤上樹鐵柱二根，山畔崖穴中有鐵索七條；柱高六尺四寸，索長二百七十七丈五尺，蓋昔人置以截江者。柱於夏秋水泛則汨，冬春復見。」見《奉節縣志》三六《藝文志》。當卽《紀要》所據，但難證爲宋代遺跡。

述遣田戎出江關。《注》，《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據今本《華陽志》，作扞關）。舊在赤岬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魚復縣南。（按此條在《岑彭傳》。）《括地志》，江關在魚復縣南二十里江南岸。《地理通釋》，古江關即今瞿唐關。」按古江關大抵在瞿唐峽口，蓋即三鈎鎮也。杜翁《峽口》云：「開關當天險，防隅一水關。」又云「時清關失險。」（《詳注》一八）王洙《注》，「峽口有關，斷以鐵鎖。」殆指此。惟《括地志》云在白帝城南二十里大江南岸，則似在上引《吳船錄》之大溪口。未知孰是？此關為歷代江流用軍之要，《紀要》六六已有述論，可參看。

唐世，峽上有堰，時人以爲決之可灌江陵，則堰必甚大，灌溉之利甚溥，不知究在何處？

《通鑑》二六九梁乾化四年，「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大溪口又東約五里至虎鬚灘。

《一統志》夔州府卷《山川目》，「虎鬚灘在奉節縣東三十里。杜甫詩，瞿唐漫天虎鬚怒，即此。」又有黑石灘，亦云縣東三十里，下引《吳船錄》。按今奉節縣東三十里，則約在瞿唐口東二十里之譜，大溪口東五里之譜。

又東至巫山縣（今縣），去州蓋八九十里之譜，東有巫山故名。縣西北二百步有楚王宮，在陽台古城內。陽雲台高一百二十丈，南枕大江，傳爲楚王遊處。

《新唐志》巫山縣有巫山。《江水注》：「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恆故也。」《一統志》夔州府卷《山川目》，縣仍在山之西。餘詳《寰宇記》一四八。關於去州里程，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云州東水行一百七里，《寰宇記》作七十二里，《九域志》作七十五里。《吳船錄》下，瞿唐口至大溪十五里，又七十里至巫山縣，里數參差不相應。《都督府記》又云州西水行二百里得雲安。知其書程多盈，今故書之如此。而《一統志》云巫山縣在府東一百三十里，豈陸程耶？

地故夔國，楚置巫郡，吳置建平郡，故城「緣山爲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

此見《江水注》。

許渾詩有雲陽驛，司空曙詩有雲陽館，蓋巫山館驛耶？當詳考。

許渾有《秋晚雲陽驛西亭蓮池》詩云：「葉殘花敗尙維舟」，「神女暫來雲易散。」（《全唐詩》八函八冊，《渾集》六）此必峽江水驛，決非渭北之雲陽。豈即巫山縣驛歟，抑神女館之水驛耶？又司空曙有《雲陽館與韓紳宿別詩》云，「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濕竹暗穿



煙。」(《全唐詩》五函四冊)末句「濕竹」云云，恐非陝北景觀。按曙有蜀中詩多首，如《益州北樓陪宴》，《題凌雲寺》(嘉州)，《發渝州等》，是嘗舟行蜀江，疑此詩亦在蜀江行旅至雲陽館時所作耶？然巫山只有陽雲台，不作雲陽，似又不類，姑存待考。此外張子容有《雲陽驛陪崔使君邵道士夜宴》詩(《全唐詩》二函七冊)，則不能判其為渭北之雲陽，抑此巫山之雲陽驛也。

城東有巫溪鹽水(今大寧河)，源遠流長，旁帶鹽井，南注大江。鹽水口東行即入巫峽，首尾百六十里，程長為三峽之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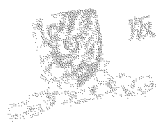
此見《江水注》。參之《寰宇記》一四八巫山縣條，知酈《注》蓋多本之於盛宏之《荊州記》。楊炯《巫峽》詩云：「三峽七百里，唯言巫峽長。」(《全唐詩》一函十冊。)亦本盛、酈之說。下引《吳船錄》，「自縣行半里即入峽。」則巫峽上口即在巫溪水口東之近處。

峽中「灘瀧稠險，瀆淖洄洑，其危又過夔峽。」入峽三十五里，中經新崩灘至神女祠，一名朝雲廟，在江南岸，即神女館也。大巫山十二峯皆在北岸，為三峽中最高峯，蓋大巴山脈為江流所斷，此處則山脈之中脊也。峯下為琵琶峽，蓋因水激清音受名。兩岸山腳直插江中，上入霄漢，其勢欲接，舟行峽中，舉頭僅見天數尺，而纖麗奇峭，煙雲映發，如是者百里，真遊覽之奇觀，中國南北名山未有能比擬者。且山既高峻，水復幽深，水蒸氣鬱結，多雲雨，故有雲雨神話故事之產生。景奇而富神秘感，唐人過者多題詩，以千計。有極佳者，白居易且為之擱筆。

《江水注》云：

「江水又東逕巫峽。……歷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晉太玄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其頽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為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其翼附羣山，並概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孟涂所處。……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日為行雲，暮為行雨，……為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

此為寫巫峽新崩灘、大巫山及神女廟之較早史料。《寰宇記》一四八，「巫山，盛宏之《荊州記》云，沿江峽三十里(王氏《地理書鈔》輯本作二十里，《麓山精舍輯本》同。)有新崩灘，至巫(奪「山」字)，峽因山名也。」據下引《吳船錄》，至少有三十里。琵琶峽見沈佺期《巫山高》詩云：「巫山峯十二，合沓隱昭回，俯眺(一作聽)琵琶峽，平看雲雨台。」(《全唐詩》二函五冊)。是琵琶峽在巫山十二峯下。《紀要》六九巫山縣，琵琶峽在縣治西。豈明代地望耶？酈《注》之朝雲廟，唐人詩篇多稱神女，如沈佺期《十三四時嘗從巫峽過他日偶



然有思》詩云，「使君灘上草，神女館前雲。」（《全唐詩》二函五冊。）劉禹錫有《巫山神女廟詩》（《全唐詩》六函三冊，《劉集》八）

後人描述巫峽景況者，以陸游與范成大最為具體。陸氏《入蜀記》六云：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腳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為纖麗奇峭，宜為仙真所宅。」

范氏《吳船錄》下云：

「丁己……至巫山縣宿。縣人云，昨夕水大漲滙恰在水底，故可下夔峽；至巫峽則不然，恰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丈。……戊午，乘水退下峽，灘瀧稠險，潰淖洄洑，其危又過夔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十二峯俱在北岸。……最東一峯尤奇絕，其頂分兩歧，如雙簪插半霄。最西之峯似之而差小，餘峯皆鬱崔非常，但不如兩峯之詭特。……自縣行半里即入峽，時辰已間，日未當午，峽間陡暗如昏暮，舉頭僅有天數尺耳。兩壁皆是奇山，其可儼十二峯者甚多，煙雲映發，應接不暇，如是者百餘里，富哉其觀山也。……神女廟乃在諸峯對岸小岡之上。所謂陽雲台、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峯上。……廟中石刻引《壙城記》，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鬼神，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巫峽山最嘉處，不問陰晴，常多雲氣，映帶飄拂，不可繪畫……行雲之語，亦有所據依耶？」

峽中風景既以巫山十二峯為最，故神話中之神女祠，亦在此處，唐人題詩蓋以千計，劉禹錫、白居易以為沈佺期、王無兢、李端、皇甫冉四詩最佳，不復敢題云。語出《雲溪友議》（《廣記》一九八白居易條引）。其實劉實有詩，見前引。

神女館又東約一百二十里之譜至巴東縣（今縣西蓋十五里），巫峽之名蓋盡於此歟？巴東蓋巴陵故城也，唐世峽程中有萬年驛，疑在此處。又有上牢關，亦約在此地區。又東約四十里之譜至石門灘。灘北岸山，上合下開，謂之石門，洞達東西，為緣江步道所由，即劉備敗遁燒鎧斷道處。又東約四十餘里至歸州治所秭歸縣（今縣西約十里）。

前文總論諸州間之里距，夔、歸間為三百三十里，蓋水程也。按《寰宇記》一四八，巫山縣在夔州東南七十二里，《九域志》八作七十五里；前文已據《夔府記》與《吳船錄》折衷作八九十里。《寰宇記》同卷，巴東縣在歸州西六十里，《九域志》六作六十四里，而《吳船錄》下，巴東至歸州九十里。檢《紀要》七八，亦作九十里，《一統志》宜昌府卷作九十五里。據《紀要》巴東縣雙城條，「《通志》，縣西十五里有舊縣城，縣蓋治於此，宋南渡後移今治。」則唐代巴

東至歸州至少應有九十里。是巫山至巴東當有一百五六十里。再檢《紀要》六八巴東縣，「西至四川巫山縣百六十里。」又卷六九巫山縣，「高唐驛在縣治西，水驛也。《輿程記》，江行自高唐驛而東九十里至萬流驛入湖廣歸州境，又七十里即巴東縣。」（下述巫山至巴東陸程則一百八十里。）正為一百六十里。而《吳船錄》下，巫山縣東行三十五里至神女廟，此下描寫巫山十二峯甚詳。又云「二十里至東奔灘」，又「二十里過歸州巴東縣。」似巫山至巴東僅七十五里者。疑第一個「二十里」上脫「百」字，或巫山描寫既繁，所謂「二十里至東奔灘」，不知自何處算起也。

萬年驛 《太平廣記》一六六敬昭道條，「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年驛，夢此十人祈哀……乃召驛吏問之，吏對如所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出《大唐新語》）」按使巴、渝而至萬年驛，出巴陵溺死者尸，則此巴陵決非洞庭岳陽之巴陵，而當在今川東地區。考《江水注》云，「枳之巴陵」。枳於唐為涪陵縣，則其地古有巴陵之名。又《寰宇記》一四八歸州巴東縣，「後周天和三年，於巴陵故城置樂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樂鄉為巴東縣。」則巴東縣古亦有巴陵之名。疑此驛在巴東，今姑書之如此。

上牢關 杜詩「上牢下牢修水關」，上牢可能在秭歸西七十里，詳下文下牢鎮條，則當去巴東不遠。

石門 《江水注》：「江水又東逕石門灘。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為陸遊所破走，逕此門……乃燒鎧斷道……」云云。《寰宇記》一四八，石門山在巴東縣東北三十五里，亦叙劉備事。《入蜀記》六云「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之至險也。」

巫峽下口 《江水注》云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則下口當即在巴東縣。而《麓山精舍輯本》盛弘之《荊州記》中，「信陵縣西二十里有巫峽。」（引《文選》郭景純《江賦》注。）是謂巫峽下限在信陵之西二十里。檢《江水注》，信陵縣在大江北岸，秭歸之東不知若干里。云「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于大江。」楊《圖》以為即今興山南流之香溪。是也。檢《一統志》宜昌府卷《山川目》，香溪在歸州東十里，則巫峽下口約在今秭歸縣西不逾十里處。下文考證，唐宋之歸州約在今秭歸縣西約十里之譜，是巫峽下口，即唐秭歸縣地也。如此則巫峽下口之兩種下限不同。蓋峽程起迄本雖斷限耳。

秭歸，漢之舊縣，故歸子國；或云歸即夔，為楚所滅者。此城傳為劉備所築，故稱劉備城。吳置建平郡，為上游重鎮。唐始置州，有館。城南江中人鮓甕灘，雍塞江流，聲如暴風雨至，上連叱灘，皆險絕。晉王濬伐吳，建平太守於江積各要害處以鐵鎖橫截江面，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拒舟艦，故州西有鎖水頭之名，蓋即因巫峽下口據灘鎖江也。

劉備城以下，見《江水注》。吳郡、唐州，見《通典》一八三及《寰宇記》一四八。

《吳船錄》下，「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渦，巨艦掀舞，不當一槁葉，或為渦所使，如磨之施，三老挽招竿，叫呼力爭以出渦。二十里過歸州巴東縣，……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叱灘，其險又過東奔，土人云黃魔神所為也。連接城下大灘曰人鮓甕，很石橫臥，據江十七八。」黃魔神事詳《寰宇記》一四八州歸目。人鮓甕、叱灘亦見《入蜀記》六。叱灘又見《廣記》一〇七王沔條引《酉陽雜俎》述元和中事，則唐世已有此名；人鮓甕疑亦舊名也。王周《再經秭歸》云，「夜來孤館重來宿，枕底灘聲似舊年。」（《全唐詩》十一函六冊）蓋驛館也。按《入蜀記》六云，「州前即人鮓甕，……灘聲常如暴風雨至。」又范成大《秭歸郡圃絕句》云：「市聲蕭條衙鼓靜，惟有叱灘喧萬雷。」本注：「叱灘即黃魔灘，下連人鮓甕。」（《石湖詩集》一九）故王周詩云然。又范成大《人鮓甕》本注：「在歸州郭下，長石截江，據江三之二，水盛時，潰淖極大，號峽下最險處。」（《石湖詩集》一六）此寫人鮓甕最具體。

吳人鎖江事，詳《通鑑》八一晉太康元年紀；參《輿地紀勝》七四歸州《景物目》下。

秭歸東七里，有丹陽故城，周八里餘，東北兩面臨絕澗，南臨江，西帶溪，險峭壁立，傳為楚子熊繹之始都。又東有夔城，亦南臨江，唐興山縣治。稍東有信陵故城，東傍深溪，即香溪也，去秭歸蓋二十里之譜。丹陽對岸亦有故城，城東有歸鄉故縣。北岸諸城相近處傳有屈原田宅、宋玉宅、昭君村。歸州至瘠貧，而關涉古史文化有如此者。

「深溪」以上皆見《江水注》；惟「七里」及「唐興山縣治」，據《輿地紀勝》七四歸州目引《元和志》。《紀勝》引《元和志》云，丹陽城在秭歸縣東七里。又《輿地志》作八里。而王象之曰，「丹陽城在秭歸東三里，今屈沱楚王城是也。」《通鑑》八一胡《注》，同，惟作八里。作三里者，蓋誤。前文已論鄭《注》之深溪即今之香溪無疑。再檢《寰宇記》一四八，歸州興山縣，「香溪在邑界，即王昭君所遊處。」則香溪之名最遲唐世已有之。《一統志》云在秭歸縣東十里。《紀要》七八，同。然《元和志》、《輿地志》既云丹陽故城在縣東七八里；又《通典》一八三歸州，古夔子國城在郡東二十里。《寰宇記》同。則唐代秭歸在香溪之西至少二十里之譜，決不止十里。若非《一統志》記述有誤，則唐縣當在今縣西十里之譜也。再檢《一統志》宜昌府卷《山川目》，白狗峽在州東南十五里，新灘在州東南二十五里；而《輿地紀勝》七四，白狗峽在州東三十里；《吳船錄》下，新灘在州東南三十五里。則唐宋之歸州秭歸縣在今縣西約十里無疑，按《一統志》宜昌府古蹟目歸州故城條，宋、元、明屢遷治所，今城非唐宋故地宜矣。

興山縣故城，《一統志》云在今縣南。按《舊唐志》，「興山，武德三年，分秭歸縣置，舊治高陽城；貞觀十七年移治太清鎮；天授二年移治古夔子城。」《輿地紀勝》七四歸州興山縣條引《元和志》，「其城南枕江，西帶山，東臨香溪水。」是即在大江北岸之夔城、信陵地區，去今興山縣治甚遠。《紀勝》七四又引《晏公類要》，「端拱二年移治香溪北。」《寰宇記》一四八謂縣在州北八十五里。謂此新治也。又《一統志》，「《宋史·地理志》，歸州興山縣，開寶元年移治昭君院，端拱二年又徙香溪北。《縣志》，宋末，縣令郭永忠徙今治。」則宋世屢徙，非唐故地矣。

丹陽對岸故城，歸鄉故縣及屈原田宅並見《江水注》。《寰宇記》一四八亦有屈大夫宅與王昭宅兩條。《輿地紀勝》七四歸州《古蹟目》，歸鄉城在秭歸東五里。又有屈大夫宅及廟，或遠或近不能定。又有宋玉宅，在州東五里，引杜詩「江山故宅空文藻」。昭君村在州東北四十里，引杜詩「生長明妃尚有村。」亦見《吳船錄》下。又《劍南詩稿》一〇《歸州重五》本注：「屈平祠在州東南五里歸鄉沱，蓋屈平故居也。」卷一一《建寧重五詩》本注：「屈沱蓋屈原故居，楚人謂江之別流為沱。」

陸氏《入蜀記》六，「歸之為州纔三四百家」，「城中無尺寸平土。」「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粳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范氏《吳船錄》下亦云「峽路州郡固皆荒涼，未有若歸之甚者。……余嘗論歸為州僻陋，為西蜀之最，而男子有屈、宋，女子有昭君，闕闕如此，政未易忽。」

香溪又東約十里至白狗峽，兩面絕壁如削，壁龕間隱出白石如狗形。又東經空舫峽，山高峻、水湍急，謂空舟乃可過也；宋以後有新灘者，蓋在此峽中。又東至太清鎮，去白狗約五十五里，唐初興山縣治此。

白狗峽 《江水注》，歸鄉故城「南面重嶺，北背大江，東帶鄉口溪。」溪於狗峽西入江。峽崖龕中，石隱起有狗形。《輿地紀勝》七四，「白狗峽在秭歸縣東三十里。」下引《荊州記》、《元和志》甚詳。據此里程，當在香溪、唐興山縣東約十里。《入蜀記》六云，十五日，「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遊玉虛宮，地臨香溪，（參《一統志》宜昌府卷《山川目》玉虛洞條）。亦峽在香溪下不遠之證。

空舫峽 《通典》一八三歸州秭歸縣有空舫峽。《寰宇記》一四八歸州秭歸縣，「空舫峽在縣東一百二里。《荊州圖記》云，此峽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爐〔燼〕插在崖間……至今猶曰插竈。」《輿地紀勝》七四，稱絕崖壁立，湍水迅急，舟上艱難，舫中載物悉下乃能得過，故名。《江水注》作東界峽，引盛弘之謂之空舫峽，以為宜都（峽州），建平（歸州）二郡之界。據《寰宇記》里程，當在太清鎮下約二十里。然據鄺《注》，在狼尾灘上游頗遠。檢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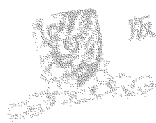
人記載，狼尾在秭歸東八十里；清人記載，狼尾在宜昌縣西九十里，（即去秭歸約百里）詳下文。則空舸應在太清鎮之上游。又據《紀要》七八，空舸在歸州東三十里，白狗下十里；《一統志》宜昌府《山川目》，空舸在歸州東四十里，白狗東二十五里。疑明、清記載反為正確，《寰宇記》一四八有零二里之文，本有可疑也。復按《吳船錄》無空舸峽而白狗下「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石亂水洶，瞬息覆溺，欲脫險者，盤博陸行，以虛舟過之。」《入蜀記》六，亦無空舸而有新灘，須虛舟而過。疑新灘即在空舸峽中。惟據《入蜀記》與《紀勝》，新灘乃宋天聖中山摧所形成；《吳船錄》下以漢、晉時山崩說之，則誤以新崩灘為新灘也。

太清鎮 《通典》一八三歸州秭歸縣，「太清鎮在縣東南八十五里，吳置以備蜀，居三峽要衝，塞山蠻寇掠之道。」《寰宇記》一四八，同。《輿地紀勝》七四歸州《景物目》下，「《元和郡縣志》云，在秭歸縣東七里。……孫權於此置城以備蜀，號曰吳城，開皇七年於此置太清鎮。《唐書·地理志》云，秭歸縣東南有大清鎮，天寶六年廢。」云七里，蓋誤。舊志，興山縣，「貞觀十七年移治太清鎮，天授二年移治古夔子城。」

又東經流頭灘，（今宜昌縣西約百里。）水激奔瀑，魚鼈不能游。又十里經宜昌縣故城北，又東經狼尾灘，（今宜昌縣西約九十里。）人灘，兩灘相接。狼尾灘上有安蜀故城，陳禦隋師於此，為楊素所敗。北岸有白沙，宋見為市，有楚故城。又東經鹿角之險至黃牛灘，（今宜昌縣西約八十里。）在黃牛山下，一稱黃牛峽。南岸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狀，人黑牛黃分明。崖高而水湍紆，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蓋就上水而言耳。

此段江程所經，除安蜀城、白沙、楚故城外，大抵據《江水注》。距宜昌里數見《一統志》。《吳船錄》下，黃牛峽在歸州東一百一十五里，又東六十里以上至峽州。按《藝文類聚》九四引袁山松《宜都山川記》，自峽口泝江百餘里至黃牛灘，今據《一統志》書之。

《寰宇記》一四七峽州目引《荆渚記》，夷陵有安蜀故城。《通典》一八三，同。《紀勝》七四歸州《古蹟目》，「安蜀城在秭歸縣東八十里。《巴東志》云，在狼尾灘上，故壘猶存。」又《景物目》引《六朝攻守圖》，狼尾灘上有安蜀城。《隋書》四八《楊素傳》，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威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其地險峭。」素以「灘流迅激，制不由人。」乃水陸三路夜襲之，欣敗走。其中一路「趨白沙」。《通鑑》一七六謂「自北岸趨白沙」是也。考《入蜀記》六，黃牛峽上游有白沙市，其地有楚故城，宋名城下。正即楊素用兵之白沙矣。蓋陸路由北岸擊狼尾灘之側翼也。杜翁《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四十韻》（《詳注》二一）云：「鹿角真趨險，狼頭如跋胡。」



狼頭殆近狼尾灘。《入蜀記》六，由黃牛峽上行「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乃至城下白沙市。則鹿角之險在白沙之下，黃牛峽之上也。又此考安蜀故城在狼尾灘上。然隋伐陳之役，《楊素傳》見有安蜀城似在西陵峽以下，地望無考。

黃牛三日如故之言，乃就上水而言，觀《入蜀記》六，十月九日宿黃牛廟，十一日仍回望黃牛峽，可證。范成大謂「回首即望斷」)《吳船錄》下)，以為「如故」之語乃好事者之言。此忘其為順流下峽矣。

又東入西陵峽，峽長二十里，然仍有黃牛峽之名，蓋彼此混稱耳，下至下牢鎮而峽盡。杜詩有松門峽者，蓋黃牛、西陵之一段歟？黃牛、西陵兩峽水紆山高，疊嶂秀峯，奇構異形，遊者以為勝絕奇觀，有過巫陽。下牢鎮戍置關，陳禦隋師，曾於峽口歧亭綴鐵鎖橫江截流，復為楊素所敗，蓋在此處。相近有三遊洞，在下牢溪口內，為元、白等三人所發現，故名。又西，南岸山上有蝦蟆碝，泉出石上，陸羽品為天下泉水之四。凡此皆登臨之勝境。

《江水注》，黃牛下，「江水又東逕西陵峽。」下引袁山松《宜都記》稱述黃牛以下峽程之景象甚悉，以為山水奇觀。《藝文類聚》六亦引袁山松《宜都記》曰，「自西陵泝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峽口。其山行周迴隱映，如絕復通，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即西陵峽也。《吳船錄》下云：「至黃牛峽，…自此以往，峽山尤奇。江道轉至黃牛山之背，謂之假十二峯。過假十二峯之下，兩岸悉是奇峯，不可數計，……不可以言語形容，超妙勝絕，殆有過巫陽。黃牛峽盡，則扇子峽。」所謂扇子峽蓋即酈《注》之西陵峽也。此云山水勝絕，特指黃牛峽而言。然《范石湖詩集》一九《假十二峯詩》云：「巴東三峽數巫陽，山入西陵更鬱蒼，何以假為非確論，直疑溟滓弟高唐。」本注：「即黃牛峽山，自此直至平喜壩，千峯重複，靡不奇峭。」又《扇子峽》詩云：「茲行看山真飽諳，今晨出峽仍窮探，南磯北磯白鐵壁，千峯萬峯蒼玉簪，橫前直疑江已斷，崛起競與天相攙，蜀山欲窮此盤礴，禹力已盡猶鑿剗。」本注，「兩岸山尤奇，殆過巫峽。」則范氏稱山水勝絕實亦兼黃牛、西陵兩峽而言，與袁山松同感。

《寰宇記》一四七峽州夷陵縣，「西陵峽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輿地紀勝》七三，「西陵峽在夷陵縣西北二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吳志》云，陸遜破劉備，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即此也。又《荊州記》曰，自縣泝江二十里入峽口，名西陵峽，長二十里，層巖萬仞，所謂三峽之一也。」是峽長二十里，下口在夷陵縣西二十五里也。又同書同卷下牢鎮條引《元和郡縣志》，「在夷陵縣（脫方向）二十八里，隋於此置峽州，貞觀九年移於步闡壘，其舊城因置鎮。」檢《新唐志》峽州夷陵縣，下牢鎮在縣西北二十八里。則即在峽口之內耳，蓋據險為城也。杜翁《春夜峽州津亭留宴》云「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詳注》二一）亦其證。《廣記》一〇七王沔條引《酉陽雜俎》，「咤灘至於下牢鎮三

百餘里。」三百當作二百。而《輿地紀勝》七四歸州《景物》下，謂「下牢溪在秭歸縣西七十里。」蓋誤。然杜翁《秋風》云：「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詳注》一七）舊注：「上牢，巫峽；下牢，夷陵。《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紀勝》蓋以上牢爲下牢歟？若七十里不誤，則上牢當在巴東縣近處。

上文諸證，黃牛峽下爲西陵峽，宋或稱扇子峽。然《舊》一六六《白居易傳》，元、白「三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則直至下牢仍有黃牛之名，蓋峽名混殊，得甲乙通稱耳。

下牢既當峽口爲關。按《隋書》四八《楊素傳》，素既下狼尾灘，遂「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登陸……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仲肅復據荊門之延洲。」《通鑑》一七七胡《注》，以爲仲肅即據西陵峽，是也。

松門峽 杜翁《寄薛三郎中璩》：「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詳注》一八）按薛時在荊州，翁將欲下峽，先寄此詩，云「聽說松門峽」，是去夔州必甚遠。然此峽既極險惡，必在下牢峽口以上。《一統志》宜昌府卷《山川目》，「松門峽在東湖縣西，宋歐陽修有烏歟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處碧峯雙之句。」<sup>6</sup>蓋與杜詩所詠爲一地，但亦不詳所在，惟歐陽入峽不深，疑松門即黃牛、西陵峽中之一段有此異名耳。又檢《紀勝》七三峽州景物下，「松門山在遠安縣，嘗置松門寨。」按唐宋遠安縣在今縣北十五里，雖距大江有相當里程，然所屬松門寨在宜昌上游之江岸固有可能。至於杜翁《返照》詩云：「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僮僕，既夕應傳呼。」（《詳注》一五），與荻岸爲對，祇是普通名詞，不足徵松門峽近夔門也。

三游洞蝦蟆碓 三游洞在下牢戍，峽州西二十（？）里北峯下，爲元稹、白居易及弟知退同游所發現，見白氏《三游洞序》（《全唐文》六七五）。其景觀及宋人遊覽之盛，參《入蜀記》六。歐陽修《三游洞》云：「惟應洞口春花落，流出巖前百丈谿。」本注，「即下牢溪也。」（《居士集》一）是洞即在下牢溪口內。蝦蟆碓在下牢之西，見《入蜀記》六，碓在南壁，見《吳船錄》下。兩書皆描述碓之景觀甚詳，並參《輿地紀勝》七三峽州《景物》下。

自夔門入峽下迄下牢鎮出峽，凡五百餘里，古稱七百里，蓋水陸行程皆紆，里程固不能準。峽中因地異名，而三峽最著，故總稱三峽。然三峽名稱所指亦不盡同。大抵酈《注》至唐初以廣溪峽、巫峽、西陵峽爲三峽；盛唐時代，夔門之峽號爲三峽之首者，已稱爲瞿塘峽，廣溪之名遂泯。而杜詩常以巫峽該諸峽爲稱。蓋巫峽最長，巫山最高，最富

6 接歐陽《松門》詩，爲《夷陵九詠》之一，見《居士集》一〇。

神秘感，亦最有名，故得總稱之耳。

《御覽》五三引庾仲雍《荊州記》：「巴陵（《類聚》無陵字）楚之世，有三峽，明月峽、廣德峽、東突峽，即今之巫峽、秭歸峽、歸鄉峽。」（參《類聚》六引）又引《峽程記》：「三峽者，即明月峽、仙山峽、廣澤峽。其有瞿塘、灩澦、鸞子、屏風之類，皆不預三峽之數。」而酈氏《江水注》白帝城下，述江水所逕云：「江水又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又東逕巫峽……有大巫山……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江水又東逕西陵峽，……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則以廣溪、巫峽、西陵為三峽。此與《荊州記》、《峽程記》所說皆大異。考楊炯有《廣溪峽》、《巫峽》、《西陵峽》三詩（《全唐詩》一函十冊）云「廣溪三峽首，曠望兼川陸。」「三峽七百里，唯言巫峽長。」是唐初所指仍如酈《注》所記。然前引杜詩所詠，皆作瞿唐峽，不作廣溪峽，蓋盛唐已習用瞿唐之名。然《寰宇記》一四八夔州，「三峽山謂西峽、巫峽、歸峽。」同條下文又云：「瞿唐峽在東一里，古西陵峽也。」是瞿唐峽亦有西陵之名，上文所謂「西峽」實奪「陵」字，而同書一四七峽州夷陵縣，「西陵峽在縣西北二十五。」此當即前條之歸峽，是前後兩卷頗為錯雜矣。

杜翁夔州諸詩屢稱巫峽，凡十餘見。多為泛指夔門以東之峽程而言，非專指巫山縣以東之狹義巫峽而言。茲舉其最顯著者如：

《返照》：「返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浦，不盡白鹽孤。……」（《詳注》一五）

《雷》：「巫峽中霄動……」（《詳注》一五）

《峽中覽物》：「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詳注》一五）

《覆舟》：「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詳注》一八）

《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詩》（《詳注》一九）

此諸詩皆在夔州所作，寫目睹景物，而云巫峽，不云瞿塘；其《巫峽敝廬》一詩，尤為稱夔門瞿塘峽為巫峽之鐵證，知杜翁住夔州時所謂巫峽大多即指瞿唐峽也。又《江梅》云，「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詳注》一八）《見螢火》云，「巫山秋夜螢火飛。」（《詳注》一九）《大歲日》云：「巫山坐復春。」（《詳注》二一）所見之山亦皆在夔州城者，而云巫山，亦以巫山統羣山耳。

大抵自夔門迄巫山縣為瞿唐峽程，峽險在近灩澦十餘里地段；自巫山東經巴東縣下迄秭歸為巫峽程，高峻處在神女館、巫山十二峯地段；自秭歸迄下牢鎮為西陵峽程，上包白狗、黃牛兩峽，高險處在空舸、黃牛地段；然綜觀三峽五百餘里，舟程隨處有驚險。蓋大巴山脈本極高峻而廣闊，為江流切斷，時或崩頽成灘，計凡數百，隨處石磯突兀，河床不平，加以峽程上口與下口之海拔差距極大，而江水流量豐盛，洪流奔騰於降差極大之仄狹多灘河道中，流速大，湍淖多，舟航極為困難，雖具高度操舟技術，亦難策安

全；范石湖稱其險處，「渦潰大如屋，九死爭船頭。」是也。若值夏秋水漲，水位變化尤大，同一地段，數小時中，水位差距常達數丈，操舟者更難把握時機，尤易致覆溺之禍，故唐人語曰「五月下峽，死而不弔！」

各段峽程灘險處，上文已多畧述，《御覽》五三引《峽程記》曰：

「瀘、合、遂、蜀四郡，皆峽之郡。自蠻江、桔栢、施、導等江至此二百八十里，會于峽前，次荆門，都四百五十灘（五十，《寰宇記》作十五）即有清水、重峯、胡灘、漢灘、忽雷、閃電、咤灘、瀨灘、狼尾、使君、主簿灘（本脫灘字，據《寰宇記》補）皆使君主簿沉舟之所，遂以為名，其他不悉。」

按此文明有奪譌，《寰宇記》八八瀘州合江縣目，所引亦有奪譌。《一統志》夔州府卷《山川目》引作韋莊《峽程記》，則唐末記錄也。灘名雖有夔門以上者，要在三峽為多。灘險駛舟諸險狀，已見前引《吳船錄》各條。范詩見《石湖詩集》一五《峽州至喜亭》。又卷一六有《刺瀆淖詩》序云：「瀆淖，盤渦之大者，峽江水壯則有之，或如一間屋。相傳水行峽底，遇暗石則瀆起，已然下旋為渦；然亦未嘗有定，或無故突然而作，叵測也。舟行遇之，小則欹傾，大則齋俱入，險惡之名聞天下。」此最具體言之。《唐國史補》下云：「蜀之三峽，河之三門，南越之惡谿，南唐之贛石，皆險絕之所。……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發白帝，暮徹江陵，四月五月為尤險時。……舊語曰，五月下峽，死而不弔。」蓋謂覆溺之禍，事屬尋常耳。故李白《荊州歌》曰：「瞿塘五月誰敢過」也。（《全唐詩》三函四冊白集三）。按范成大下峽在七月尾八月初，尚非最危險時期，所親歷諸端危懼已如彼，可想見五月下峽之更可怕！

峽程之險惡如此，但風景奇絕。蓋瞿塘以壯偉勝，西陵以秀峭勝，巫峽則以高聳霄漢，煙雲飄渺勝。如此者連山夾水數百里，真大自然風景之奇觀，不但為中國境內山水風景之稱首，即論世界現已發現之山水景色似亦無與比肩。蓋三峽之中山高峻而奇麗，水豐盛而湍激；加以地處北溫帶，草木暢茂，靈猿所聚，而兩岸夾崖往往如鐵壁，直入雲霄，勢欲相接；致天惟一線，益顯峽谷幽深；舟行其中，令人有迥非人世之神秘感，如此者數百里。世界源遠流長水量豐富之有數大河皆不具備如此諸條件，或有其奇麗與壯峭，但絕無綿延逾兩百公里者，宜其不能相頡抗，允推蜀江三峽為曠世之奇觀矣。前代文人旅程過此，幾無不賦詩為文，計當數千篇。其最稱佳構者，無逾盛弘之一文，與李白一詩。《江水注》云：「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



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此採盛弘之《荊州記》之文也。後世寫景散文無逾於此者。南朝文士愛自然，樂山水，故多地記山水記之作，弘之居官江陵，必親遊三峽，宜其有此佳構。李白詩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亦本盛《記》變化而來，而空靈清逸，諸家峽詩亦莫能比肩矣。

寫三峽者，以范成大《吳船錄》最爲具體真切，多錄見前文，然尙遠不若《江水注》此段一百五十餘字之有神韻能引人入勝。酈《注》寫景文爲後世寫景文家之楷模，世傳柳宗元多得益於酈《注》，事或不虛。此段寫三峽一百五十餘字，又酈《注》寫景之最佳最長者。然酈氏爲北人，未至三峽，絕不能有如此一篇佳作。及讀《御覽》五三引盛弘之《荊州記》，與此僅數字之異，而有奪譌，乃知酈《注》之所本。弘之居官江陵，留意山水，著《荊州記》，固當親歷其境也。李白一詩，爲千古絕唱，應無異議。杜翁居夔府三年，寫峽景詩甚多，然杜長於寫實，以刻肖勝，以雄渾沉實勝；至於空靈一路固應讓李白擅場也。

### (五) 峽州至江陵府行程

下牢東南下行，中經步闡故城南，城在故城洲上，蓋杜詩之古城店；又東，凡二十八里至硤州治所夷陵縣，在大江北岸，（今宜昌縣。）白起燒夷陵，蓋卽其地，對岸則陸抗故城也。中國史上建國於長江中下游者，以此爲西門重鎮。

州名，唐作硤，後改爲峽，詳《入蜀記》六。

下牢至硤州里程，已見前下牢鎮西陵峽條；餘見《江水注》，參《紀要》七八《夷陵廢縣目》。按《紀勝》七三峽州《景物》下引《元和志》，隋於下牢鎮置峽州，「貞觀九年移於步闡城。」而《風俗形勝目》又引《元和志》，謂「郡城，陸抗所築之壘也。」是兩不相應。檢《舊唐志》硤州條，「貞觀九年自下牢鎮移治陸抗故壘。」《寰宇記》一四七，同。核以《江水注》，作陸抗故城爲是，但在故城北岸；作步闡城者，誤也。若治步闡城，則非故夷陵矣。《吳志·陸抗傳》云，「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集解》，關羽灘在益陽）至白帝。」後上疏曰：「臣父遜……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若有不守……則荊州非吳有也。」西陵卽夷陵之易名。此見荆吳政權視夷陵爲重鎮。

杜翁有《行次古城店汎江作奉呈江陵幕府諸公詩》（《詳注》二一）。注家多以陸抗故城當之。按陸抗故城謂陸抗舊城耳，其地並無「故城」之名，惟步闡城在故城洲上，是洲有故城之名，杜詩古城店疑在此，不在陸抗故城。

周武帝以夷陵地扼三峽之口，故置峽州，隋唐承之。有夷陵水館。蓋又名津亭，其津渡曰西陵渡。

李涉有《秋夜題夷陵水館》（《全唐詩》七函一〇冊），夷陵館又見夷陵女郎《空館夜歌》（同書一二函七冊）。又雍陶《夷陵城》詩云「唯有郵亭階下柳」

(同書八函六冊)。蓋亦此城館驛。

杜翁有《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詩(《詳注》二一)。又《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畧)將適江陵漂泊有詩》云,「津亭北望孤。」(《詳注》二一)注家以為亦峽州津亭,未知確否?又嚴維《酬王侍御西陵渡見寄》:「郢曲西陵渡,秦官使者車。」(《全唐詩》四函九冊)按夷陵,吳曰西陵,西陵峽以此名,稱「郢曲西陵渡」者,當即夷陵津渡歟?

夷陵東南三十里至荆門、虎牙二山間,稱為楚之西塞。荆門在大江南岸,上合下開若門;虎牙在大江北岸,石壁色紅,間有白文如牙。江中有虎牙灘,水勢急峻,但視三峽,殊為平夷。公孫述遣將依山作浮橋橫江以斷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路,終為岑彭所敗。劉備敗於猓亭,地近虎牙山。楊素三敗陳師於荆門之延洲,蓋亦與荆門山相近歟?

《寰宇記》一四七峽州、虎牙山在夷陵縣東南三十里,荆門山在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兩縣相距六十里,此五應為三之譌。)引袁山松《宜都山川記》云,「南崖有山名荆門,北崖有山名虎牙。虎牙山有石壁,其色黃,間有白文,如牙齒形。」又《輿地紀勝》七三峽州景物下,「虎牙山在夷陵東南三十五里。盛弘之《荊州記》云,南荆門、北虎牙,二山臨江,楚之西塞。」又云:「下有急灘,名虎牙灘。」參看《江水注》。范成大《峽州至喜亭詩》云:「適從稠灘來,白狗連黃牛。渦潰大如屋,九死爭船頭。人鮓尚脫免,虎牙不須憂。」(《石湖詩集》一五)則視三峽已平夷不足數矣。

岑彭破公孫述數萬眾於此,詳《後漢書》本傳。劉備自秭歸進軍緣山截嶺,營於夷道猓亭,為陸遜所敗,見《蜀志·先主傳》。《一統志》荊州府《古蹟目》,「猓亭在宜都縣北三十里大江北岸,一名興善坊,今名虎腦背市。」按宜昌、宜都間六十里,虎牙居正中,猓亭在宜都北三十里,江之北岸,正即虎牙地,故稱虎腦背市也。陳將呂仲肅屯岐亭,據江峽,敗潰後退據荆門之延洲,復為楊素所敗,見《隋書·楊素傳》。據陳軍退屯次第,此當即荆門山地區。而《一統志》荊州府卷《山川目》,以為延洲即《水經注》所云枝江東北十里之延洲,待考。

又東南三十里至宜都縣(今縣),故夷道也,在江南,當夷水(即清江)入江之會。唐初曾置江州,東松州。縣北濱江有合江亭,為祖餞之所。

方向里程見《寰宇記》一四七,《輿地紀勝》七三。與江水、夷水之關係,見《江水注》與《寰宇記》。唐初置州名,見《舊唐志》。合江亭,唐建,見《一統志》荊州府卷《古蹟目》及其所引《北夢瑣言》記路巖事。

又東南約百里至枝江縣(今縣東、江北岸),縣在百里洲上。江水於洲首岑頭洲派別,南為外江,北為內江,縣在外江之北九里。有南亭,枕大驛道。

峽荆間水程三百三十里,減宜都上行及枝江經松滋至荊州里程,則宜都、枝江間當百里。《江水經》云,「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酈《注》:



「江沱〔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東入江，是也。……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縈布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中有桑田甘果。……自縣西至上明，（按在江南）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寰宇記》一四六荆州枝江縣，「蜀江在縣南九里。」又引《荆州圖記》：百里洲「其上寬廣，土沃人豐，波潭所產，足穰儉歲，特宜五穀。州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外江卽蜀江也。又《輿地紀勝》六四引《元和志》：「岑頭洲在枝江縣。洲長百里，其西首曰岑頭，昔岑彭討公孫述，曾經憩於此。」南亭見皇甫湜《枝江縣南亭記》（《全唐文》六八六）。《記》云，亭「依湖水，枕大驛路。」又云：「使纓歎戀，停車止征，實爲官業，而費家貲。」似卽一驛亭。

循內江東至荆州治所江陵縣蓋一百二十里。

《通鑑》一八九武德四年紀，《考異》引《太宗實錄》，《李孝恭傳》，「進師至清江，（按卽夷水口。）銑遣其將文士弘，以兵拒戰，擊走之，追奔至於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追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李）靖……進兵擊之……入其郭郭，攻其水城克之。」此北江卽《荆州圖記》之內江無疑。《寰宇記》一四六，枝江在州西一百二十里，《輿地紀勝》，同。當卽畧循北江而東行，乃捷徑也。

若循外江，則約四十里至松滋縣，（今縣西北二里。）在江南一里。江上有松滋官渡，爲大江南北重要津渡處。縣治有江亭，卽館驛。地當東西南北交通之會樞，故唐人詩篇甚多。

《寰宇記》一四六，荆州松滋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而枝江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輿地紀勝》六四，里數亦同。則兩縣不同道。又云蜀江在枝江縣南九里，松滋縣北一里。蜀江卽外江，亦卽南江，大江正流也。《吳船錄》下，由枝江縣下行四十里至松滋縣，又「二百十里至荆南之沙頭。」「二百」當是「百二」之倒誤。范氏此行在淳熙中，據《一統志》荆州府卷《古蹟目》，此時枝江尙在唐代舊治，而松滋則已移在今縣治西北二里。則唐代兩縣距離亦約四十里也。

《入蜀記》五，「泊灌子口，蓋松滋、枝江兩邑之間。灌子口一名松滋渡。」杜翁有《泊松滋江亭詩》（《詳注》二一），卽下峽後所經也。又孟浩然有《秋日陪李侍御渡松滋江》及《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兩詩（《全唐詩》三函三冊，《孟集》二）。竇常有《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劉員外禹錫詩》（《全唐詩》四函十冊）。劉禹錫有《松滋渡望峽中》及《酬竇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韻》兩詩（《全唐詩》六函三冊《劉集》六、八）。司空圖有《松滋渡詩》（《全唐詩》十函一冊）。常詩云：「雲際離離上峽船，江轉數程淹驛騎」。圖詩云：「步上短亭久，看回官渡船」，「更堪斑竹驛，初聽鷓鴣



啼。」據此諸詩，知松滋當東西南北交通之會樞，有官渡，有江亭，蓋即驛館。《輿地紀勝》六四江陵府《景物》上，「江亭在松滋縣治後。」按《唐六典》七水部郎中條，「其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注，「荊州洪亭松滋渡……船各一艘，船別六人。」是亦大津官渡之一也。「洪亭」蓋「江亭」之形譌。

又東徼北逾百里至江津，在百里洲之東洲鷺尾洲處，當南北兩江已合流尚未再分南北江處。津南為馬頭岸，津北為沙頭市。沙頭為江陵城南之濱江水碼頭，為上下船檣之所聚，蓋即兩晉南北朝之奉城江津戍、江津口之故地。則沙市為南北津渡之要衝久矣。又北行大堤十五里至荊州江陵府治所之江陵縣城。

《吳船錄》下「庚午，發楊木寨八十里至江陵之枝江縣，四十里至松滋縣，二百十（百二十之倒誤）里至荆南之沙頭，宿沙頭，一名沙市。辛未，泊沙頭，道大堤入城。」又陸氏《入蜀記》五，「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荆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沙頭即沙市，是宋世由大江正流下行經枝江、松滋先至沙頭，上行經公安亦先至沙市，再陸行入江陵城也。《輿地紀勝》六四江陵府《景物目》下，「沙頭市去城十五里，四方之商賈輻湊，舟車駢集。」陸游《阻風》云，「沙市三日風，萬鼓鳴船頭。」（《劍南詩稿》十）亦見舟航之盛。按此種形勢，至遲自唐已然。杜翁《送王十六判官》云，「買舟猶白帝，鳴櫓已沙頭。」（《詳注》一八。）元稹《泛江翫月》云，「闔咽沙頭市，玲瓏竹岸廳，巴童唱巫峽，海客話神龍。」（《稹集》一一）王建《送從姪擬赴江陵少尹》云：「沙頭欲（一作且）買紅螺盞，渡口多呈白角盤。」（《全唐詩》五函五冊《王集》四）已見沙頭市為荆南水碼頭且很繁榮也。沙頭又見《新五代史》六六《楚世家》。蘇軾《美陂魚》（《東坡先生詩》一三）作沙頭店。陸氏及後世作沙市，蓋省稱耳。

《江水注》云：

「江水又東逕燕尾洲北，合靈溪水。……江水又東得馬牧口……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承前「縣江有洲」）此洲始自枚迴，下迄于此（燕尾洲），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舊主度州郡貢於洛陽，因謂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對馬頭岸。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大宏信義。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故州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

按《寰宇記》一四六荊州江陵縣，「梅迴洲在縣西南六十里。《荊州志》云，自籍洲次東大洲有三名城（？）首曰梅迴。……中名景里，下有鷺尾。《荊南志》云，此洲北江呼為薔薇江，始自梅迴，下迄鷺尾，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居。《家語》曰，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江津，不方舟避風，不可以濟。」又云：「故奉城在鷺尾洲上，郭仲產《荊州記》云，江津長車[住]之，領百家，主

渡江南諸州貢奉，謂之奉城。」<sup>7</sup>合觀兩書所記，鸞尾洲約當在江陵城之正南。上有奉城，為江津長治所，主江南貢輸，其北為江津口，南為馬頭岸。考《通鑑》一一四晉義熙元年紀，劉毅伐江陵桓氏，「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胡《注》：「江津城在江陵南，臨江滸。」又二二六梁開平二年，淮南遣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胡《注》：「荆南治江陵，在江北，南岸曰馬頭岸，正對沙市。」又一八九武德四年紀，胡《注》，「江陵南岸即馬頭岸」。則馬頭岸之名至唐末元初仍見存，在江南；江北即為沙市，蓋即三國、兩晉、南朝之江津口。則沙頭市之居交通要衝，其繁榮久矣。

沙頭、江津以東又分南北江，北江蓋即夏水，詳荊州東行道。

荊州江陵府自楚以來即為大江中游之大都會，唐代仍為南方人口常逾百萬之一大都市，蓋大江東西水運與華北嶺南之南北陸運交會於此，成為當時中國四方舟車奏聚之地，故館驛頗多，常見詩筆。如江陵驛、臨沙驛，或多在江干；有五花館，蓋在城內；皆為迎使待賓之所。除東西兩京外，城郊館驛之可考者，無如江陵，此正見其交通要衝之地位。

江陵在唐代為一大都市，另詳都市篇。館驛之可考者：（A）司空曙有《題江陵臨沙驛樓詩》（《全唐詩》五函四冊《司空集》二）（B）羅隱有《宿荊州江陵驛（一作館）詩》（《全唐詩》十函四冊，《羅集》四）。司空曙云「風柳入江樓」，羅隱云「醉送征帆萬里心」，皆寫江景，蓋驛多近江岸。杜翁在江陵詩亦屢次提到驛。如《舟月對驛近寺》云，「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剝青楓外，朱樓白水邊。」《舟中》云，「風餐江柳下，雨臥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橋並米船。」（皆《詳注》二一）皆足見其所詠之驛亦江邊水驛，惜未着驛名。此外《南部新書》癸：「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汭詩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輿地紀勝》六四江陵府《景物目》下引《孔氏六帖》，畧同。檢《一統志》荊州卷《古蹟目》，五花館在江陵城內。未知是否為故地？

### （六）總論全程及峽江水道在唐代交通上之地位

以上所述，自涪、渝以上大抵皆兼蜀江水道與緣江陸道而言，涪、忠以下，尤其夔門以下，則多就大江水道而言，然緣江亦有陸路，可通行旅。

前於篇首引唐代及宋代早期志書，瀘州以上，述兩州間距離常水陸並舉，足見水陸皆暢通；瀘州下迄渝、涪，地平少險，渝、涪下迄萬、夔，山勢亦非峻峭，雖地志所記多取水路，疑亦有陸路通行。夔門以下，山皆高峻，似難陸行，然其實

<sup>7</sup> 此條見史語所另一藏本，文海影印本多奪文。

仍有陸路可通。《蜀志·先主傳》，猓亭之敗，「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是唐以前漢、魏時代自歸州至夔州有陸道相通也。又《隋書·楊素傳》，由信州「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據狼尾灘為守禦計。素自率舟師夜襲，而「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是亦唐以前兩岸皆有陸路之明證。唐代以後宋代陸道尤見暢通，如《入蜀記》五，舟行至江陵府，「劉帥丁內艱，分送兵之半負肩輿自山路先歸夔州。」范成大、胡長文由荊州入蜀亦皆水陸兼行，詳下文。

其行程，蓋夷陵以上至秭歸多行江南，秭歸以西蓋多行江北。范成大入蜀，其峽州夷陵以上，吏士全取陸道，本人除秭歸至巫山取水道外，餘程亦皆取陸路。沿途詩篇所見，夷陵陸路西行於江南，經土門、桃花鋪、覆盆鋪、小望州、大望州、一百八盤、小墨坡、八場坪、鑽天三里、蛇倒退、大羊隘、胡孫愁、判命坡、千石嶺、山盤坡、荒口、四十八盤、周平驛、白狗峽，渡江北至玉虛洞，抵秭歸。巫山陸道西行經燕子坡、鬼門關等地，入瞿唐關。途中山高勢峭，鳥道崎嶇，范詩云，「鑽天嶺上已飛魂，判命坡前更駭聞，側足三分垂壞磴，舉頭一握至孤雲。」（《范石湖集》十六）具見高險萬狀。唐有覆盆驛，即范詩之覆盆鋪，則唐世歸峽間亦行江流之南也。

前石門條述劉備敗退取石門隘道，是其秭歸以西之行程取道江北。據《范石湖詩集》十五諸詩本注，自荊州登舟至夷陵（峽州），由夷陵登陸至秭歸（歸州），由秭歸復登舟至巫山，而吏士仍取陸路至巫山，由巫山復取陸路至夔門，以避黑石諸灘，則亦陸行為多。綱文所述諸地名什九皆其詩題，諸詩皆道艱險，不詳引。又《吳船錄》下，繼任蜀帥胡長文入蜀，亦由夷陵陸行至歸鄉沱，渡江至歸州，「余前入蜀時，亦以江漲不可泝，自此路來，極天下之艱險。」蓋江漲水險，多取陸路也。

五代王周有《路次覆盆驛》詩云，「如何卻向巴東去，三十六盤天外盤。」（《全唐詩》十一函六冊）。按周詠三峽詩甚多，此必即范詩之覆盆鋪無疑，是唐代陸道殆即范氏所行之陸道，王氏所詠之覆盆驛在峽州夷陵縣以西蓋不過數十里之江南山中。

惟益荆交通主要仍取大江水道，益州至涪州約近二千里，宋人記程，舟航下水緩行十三日程，急行不踰十日。涪州以下，江程一千七百七十里，水急灘險，蓋難定日程，然其捷速可知。范成大由涪陵舟行不滿九日至沙頭，其夔州至峽州五百餘里僅三日，即為一例。李白詩云「十日三千里」，「巴船去若飛」，非溢詞也。按張儀說楚王曰，秦軍下峽，大舟「日行三百餘里。」（《史紀·張儀傳》）則唐前千載已有此經驗矣。然上水日程，則往往為下水之五倍。陸程雖更紆險，更艱困，然較泝流行舟亦為迅速，故荊州西行上峽者往往捨舟取徒也。

益、涪、荆間之里程，即據前文之總計。《元和志》三〇涪州，李吉甫奏云：「涪州……去江陵一千七百餘里。」與前文計程亦畧合。《輿地紀勝》一七四涪州景物目上，「蜀江……經嘉、叙、瀘、重慶至城下。自成都登舟十三程至此，會合黔江，過忠、萬、雲安、夔、歸、峽至荆南一千七百七十里。」《寰宇記》一二〇，亦云一千七百七十里。則更與前文計程之總和全合。

關於江水行舟每日里程，《唐六典》三度支郎中條云：

「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三十里，江四十里；……沿流之舟，……河日一百五十里，江百里。……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

是江河泝流之日行里數皆較沿流加倍以上至五倍，三峽當又過之。上引《紀勝》記成都水程至涪州十三日，不記上水日數，及陸行日數。按成都至涪州約二千里，涪州至萬州六百里，則成都舟行至萬州約十七日。若以《吳船錄》核之，嘉州至涪州不過七日，涪州至萬州僅兩日，共九日，若由成都直下萬州，約二千六百里，至多需時十一日。李白《巴水歌》（引見《蜀中廣記》二五）以為日行三百里，實非溢詞。而《吳船錄》云，由萬州，「泝江入蜀者至此即捨舟而徒，不兩句可至成都，舟行即須十句。」此謂萬州陸行至成都兩句，雖蓋取東西直線，然以此度之，循大江陸行，恐亦不過二十日耳。然則不但舟行上水為下日程之九倍，少亦六倍，即陸行日程亦遠較上水行舟為少。范氏由涪陵至沙頭僅九日程，見《吳船錄》下。若僅以夔州以下計之，范氏由夔州下行三日至峽州，又二日到沙頭。而陸氏《入蜀記》，由荊州上行八日至峽州，又十五日至白帝城。（皆不計停泊日程）。則峽程中，上泝日程亦是下行之五倍。是則范氏云萬州泝流至成都需百日，雖過誇；但少亦當要四五十日，仍視陸行逾倍。

峽江水陸行程皆極艱險難行如此，然唐代入巴、蜀、黔、滇（今四川、貴州、雲南）者，不但吳楚之人取道峽江水程，即中原河渭人士之西南行至成都平原者亦多擇取峽江水路為往來路線，尤其携有笨重行李者更多取峽江水道下行，此僅觀杜詩已屢見不鮮；至於北人之進出今四川東部及黔中者，更不待言。蓋巴山、劍嶺以南去長安雖甚近，或不踰二千里，然越劍、巴、秦嶺兩重險阻，轉不若峽江水程之為便，蓋路雖倍紆，但省腳力也。

《寰宇記》一二〇、一四九黔、涪、忠、萬四州目，皆記有兩道通長安：其一由黔州取黔江水路至涪州，然後順江而下至江陵府，轉陸路北入關。另一路舟行至萬州，直北取陸路，經開州（今開縣），通州宣漢縣（今萬源縣境），洋州，出秦嶺，詳《天寶荔枝道考》。（《大陸雜誌》五十七卷第一期）又由通州西北接金牛驛道，詳《唐代巴山諸谷道考》（《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然考之史傳詩文，其長安至忠、涪、黔諸州而取陸路者，惟見霍王元軌之廢徙黔州，取陸道經陳倉一例（《通鑑》二〇四），而取峽江水路者則甚多，例如：



白居易在忠州送客歸京，取道三峽。（《白集》八《送客歸京》）

李十赴黔中，取道三峽，（《全唐詩》五函八冊《權德輿獻歲送李十兄赴黔中詩》）

竇鞏自京師赴黔南，取道荊州上峽。（《唐詩紀事》三一竇鞏條，又《元稹集》一八《送友封詩》）

蕭選由起居舍人貶播州司馬，途經三峽，（《舊》一六九本傳）

此僅就確屬來往京師與忠、黔等州者而言，至於由長江中下游入蜀，或可疑者，皆不錄。

不但沿流諸州赴長安取峽江水道也，且如通州（今達縣）去江流已數百里，若直北取洋州入駱谷路僅一千五百餘里；但由通州至長安，仍有取峽江水道者，茲續論之。

《通典》一七五通州目云：

「去西京取益昌郡（利州，今廣元縣）驛路二千五百里（本脫百字，據《寰宇記》補），東取洋川郡（洋州此時理西鄉）駱谷路約有一千五百七十六里。去東京取盛山郡（開州，今開縣）下水經三峽，出江陵、襄陽、臨汝等郡，至東京，水陸相承二千八百七十五里（七十五，記作九十。）」《寰宇記》一三七，畧同。）

又《開州目》云：

「去西京一千七百二十七里。去東京，後〔從〕郡水路至江陵郡一千四百六十八里，從江陵郡水陸相承至京二千六百七十九里。」（參看《寰宇記》一三七）

是至長安雖北行有兩條陸路，然至洛陽則取峽江水路。不特至洛陽取水路也，且有至長安亦不以迂迴為遠而取峽江水道者。例如元稹貶通州，有《灋西別樂天博載（畧）三月三十日相餞送詩》云：「忽到灋西總回去，一身騎馬向通州。」（《全唐詩》六函九冊《元集》一九）此下有《題漫天嶺》（畧），《蒼溪縣寄楊州兄弟》、《新政縣》、《到通州日見樂天詩》諸詩（《全唐詩》六函十冊，《集》二〇）是由長安西南取駱谷道至興元，再取金牛道至廣元，然後沿嘉陵江經蒼溪、閬中，新政諸縣，折東至通州也。然白居易有《夷陵遇微之詩》，其全題為「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灋〔灋〕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詩云：

「灋〔灋〕水店頭春盡日，送君上馬謫通州；夷陵峽口明月夜，此處逢君是偶然。……君還秦地辭炎徼，我向忠州入瘴煙！」（《全唐詩》七函七冊《白集》一七）

是元稹雖取陸路到通州任，然其下任回長安，則東取峽州水路也。復考《元集》二一，通州後有《黃草峽聽柔之琴二首》。又《書劍》云，「渝工劍双皆歐冶」，「泊船黃草夜思君。」則稹離通州之歸程，不但不取陸路北歸，且似亦非東取開州陸路至萬、夔，而逕沿渠江南下至渝州，再沿大江經黃草峽也。足見時人之喜水行而畏陸程如此。

不但山南黔中取峽江水路至中原兩京也，即成都平原劍南兩川之北向兩京者，亦往往捨金牛驛道，而取峽江水路至荊州再折北行。此僅杜詩已屢見。例如：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述其計劃中之北歸途程云：「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詳注》一一）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詩》云：「無數涪江筏，鳴榔總發時。」（《詳注》一二）注家或謂崔公回京，或謂入洛。按都水使為中央使職，疑回京為長。

《哭嚴僕射歸櫬》：「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詳注》一四）按嚴櫬啓程必始成都。

《聞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詳注》一四）

《別蔡十四著作》：「主人薨城府，（按謂郭英乂。）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詳注》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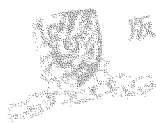
《奉漢中王手札》：「剖符來蜀道，（按王貶蓬州。）歸蓋取荆門。」（《詳注》一五）

按第一、二詩，翁在成都或客梓州，其餘四詩皆作於寓雲安、夔州時。此外《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泛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兩詩（皆《詳注》一二）大抵亦為在梓州時送人由水路回京者。足見當時由川西、川中返京洛者多取道峽江水程也。又如《宋高僧傳》六《唐彭州丹景山知玄傳》，「下三峽，歷荆、襄，抵於神京資聖寺。」亦一佳例。且如杜詩六事中，三為靈櫬，足見笨重行李寧取道峽江水程迂迴江陵、襄陽而北；若取金牛道北出劍門，踰巴山，越秦嶺，實遠較水路轉荆、襄為困難也。復考《太平廣記》四三二周雄條引《北夢瑣言》云：

「景福、乾寧之時，三川兵革，虎豹晝行，任上貢輸，梗于前邁，西川奏章，多取巫峽。」

是則平時奏章例取金牛驛道，若陸道阻梗，亦改取峽江水路。杜翁夔州《入宅詩》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詳注》一八）蓋亦喪亂中事歟？余嘗考唐人踰秦嶺取金牛驛道來往劍南者固甚多。大抵行李輕便者多取秦嶺、巴、劍之陸驛；若重裝行旅，則取水程為佳耳。

且峽江雖險，但河牀深，水量富，能行數千斛乃至萬斛之大舟，不但為巴蜀與吳、楚物



資流通之大動脈，即巴蜀物資之北濟中原，亦取峽江水道為便。

大量物資運輸尤取水路為便，《舊唐書》一九〇《文苑傳》中「陳子昂傳」，上疏云：

「臣竊觀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

此中國指中原而言。《通典》一七七河南府河陰汴渠，引《坤元錄》云：

「隋煬帝大業元年，更令開導，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其交、廣、荆、益、揚、越等州運漕商旅往來不絕。」

此謂益州物資商旅亦取道汴河北上，正可與子昂《疏》相印證。蓋峽江雖險，但河牀深，水量富，能行大舟。前於瀘州條，據《紀要》六六引《輿程記》，百石大舟止於瀘州。及下會嘉陵、黔江，流量益大。《隋書》四八《楊素傳》，拜信州（即夔州）總管使代陳。下云：

「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

又杜翁《夔州歌十絕句》之七云：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詳注》一五）

足見峽江舟船之巨大，陸游所乘舟千六百斛，（《入蜀記》五）蓋私人行旅，尚非用大舟耳。

唐世長江上游通過峽江與長江中下游運輸交通之盛，據上引諸史料已自可見。杜翁另有數詩及盧綸一詩，亦可證明此一論點，續引如次：

杜翁《客居》云：「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詳注》一四）（按時在雲安。）

又《白鹽山》云：「白勝千家邑，清秋萬估船。」（《詳注》一五）

又《柴門》云：「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詳注》一九）（按時在夔州。）

又《灩澦》云：「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擲黃金。」（同上）

盧綸《送何召下第後歸蜀云》：「水程通海貨，地利雜吳風。」（《全唐詩》五函二冊《盧集》五）

大抵峽江水運交通開關極早，巴、楚交爭即以峽江水道為主線；故秦取蜀巴，居楚上游，即以水師下峽威脅楚國。然秦、漢時代，長江中下游尚未大開發，故巴蜀物資之輸

出，仍以巴山秦嶺棧道為主要運輸線。至唐，長江流域之開發遠較秦、漢時代為優，故巴、蜀、吳、楚之水運大盛，巴蜀物資且由峽江水道轉輸中原也。

巴、楚交爭，沿峽江置關，《華陽志》所言當可信。及秦國併取巴蜀，張儀說楚王曰：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皆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史記·張儀傳》）

此見戰國時代峽江已能通航頗大之船隻，知其時峽江水運已非大難事。然《史記·貨殖傳》又云：

「巴蜀亦沃野，地饒芻藿、丹沙、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棘，棘僅；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襄斜綰穀其口，以所多易所鮮。」

則巴蜀物資之進出主要仍恃秦、蜀間之棧道，峽江水運並不重要；蓋因長江中下游尚未大開發或水運技術亦尚有問題，不及八九百年後之唐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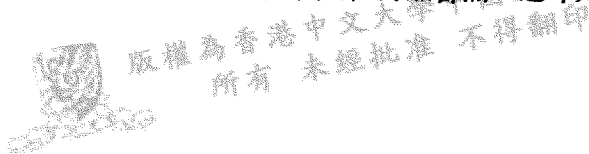
復次，峽程數百里，南北兩岸皆高山峻嶺，故農產不豐，其生業除鹽利外，富源無多，而地扼江流，為長江流域上下交通之唯一通道。唐世水運既盛，故其人多以操舟商賈為業；此觀杜翁《最能行》詩，最能想見。

杜翁《最能行》云：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拖入波濤，撇漩梢漬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行最能。」（《詳注》一五）

此詩極見峽中人民以操舟商賈為業。《夔州歌》云：「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詳注》一五）正見其習於操舟生涯也。並參看上引諸杜詩。陸氏《入蜀記》五云：「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蜀人為婚姻者也。」蓋川東地薄於農業，而有操舟之利，故多下水賈於吳、楚，而羈居於峽下之水碼頭也。

惟其所操駛之舟船，其形制與設備皆與三峽以下荆、吳之舟船不同。其舟不張帆而牽以竹索曰百丈；不用拖而擱以梢；不用篙而使戣，此皆形制不同而作用無殊者。蓋水急石危，非下江舟船之梢篙風帆所能駛者。大抵蜀江舟船皆然，迄今如故。此亦自然環境所





形成之特殊形制也。

陸游《入蜀記》五，舟上行至荆南，「倒檣竿，立艫牀。蓋上峽惟用艫及百丈，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艫六枝，百丈兩車。」峽中舟船不用檣帆而用艫及百丈，此其大異處。五代人王周曾官巴蜀，有峽中詩多首，並有《誌峽船具詩》，（《全唐詩》十一函六冊）其序云：

「峽山之船與下之船……其狀一也。執而爲用者，或狀殊而用一，或狀同而名異，皆有謂也。下之船有檣，有五兩，有帆，所以使風也；尾有拖，傍有棚。上者以其山曲水急，下有石，皆不可用也。狀直如艫，前後各一者，謂之梢，船之斜正欹側，爲船之司命者。梢類拖，其狀殊，而船之便於事者悉不如梢，作《梢詩》。艫槳橈櫂拔，使其進而無退，利涉川澤，爲船之陳力者。艫幾槳類，其狀同而異名也。在船有力悉不如艫，作《詩艫》。峽水湍峻，激石忽發者謂之漬，淹洑而漩者謂之腦，岸石壁立，漬之忽作，篙力難制；以其木之堅韌竿直，戟其首，以竹納護之者，謂之戩，竹爲綫而勾其戩者，謂之納，爲船之良輔者。戩與篙狀殊而用一也。在船獨出，悉不如戩，作《戩詩》。崖石如齒，非麻桌紐繩之爲前牽；取竹之筋者，破而用桌爲韌以續之，以備其牽者，謂之百丈，繫其船首者謂之陽紐，牽之者擊鼓以號令之，人聲灘亂，無以相接，所以節動止進退。牽之防碍者謂之下緯，濟其不通，爲船之先進者。桌與竹狀殊而用一也。在船先容悉不如百丈，作《百丈詩》。予祇命憲局，沿泝巴峽，抵瞿塘，耳目熟於長年三老輩矣，船具之於船有力者，作詩以稱之。」

此狀梢、艫、戩，百丈之形式功用畧悉，諸詩復以韻體歌詠之，不悉錄，惟序文述百丈語意稍晦，茲續錄《百丈詩》一段云：

「山東峽如口，水漱石如齒；孤舟行其中，薄冰猶坦履。孱顏屹焉空，洶湧勃然起；百丈爲前牽，萬險卽平砥。破之以篋管，續之以麻桌；礪之以堅節，引之直如矢。杼軸連半空，長短隨兩淡；……長繩豈能繫，朽索何足擬？苟非綫之爲，胡爲力行此？」

此述百丈之製造、形式、作用及其使用之背景皆甚悉，視散體序文爲顯豁。余在四川，所見今日川江之民船仍全存此制。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八日初稿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增訂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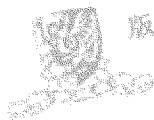
# A Study of the Land and Wa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eng Tu and Chiang Ling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 Summary)

Yen Keng-wang

In Chinese history Ch'eng Tu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rosperous city in southwest China while Chiang Ling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rosperous city in central China. These two cities are located in the region of latitude 30°30' N. Ch'eng Tu is by the Min River, which joins th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Chiang Ling is by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In ancient times the Min River was regarded as the main stream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longitudin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ities is 8°, and the aerial distance is about 800 kilometres. The main communication line between these two cities was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This study takes its theme the land and wa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eng Tu and Chiang Ling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using as its main sourc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general, the chief communication line between the two cities was by way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re were, however, land routes along the north and south of the Yangtze as well. Starting from Ch'eng Tu, going southeast along the Min River, going by way of Mei-chou 眉州 (now Mei-shan hsien 眉山縣) and Chia-chou 嘉州 (now Lo-shan hsien 樂山縣) one reaches Jung-chou 戎州 (now I-pin hsien 宜賓縣). From there, turning eastwar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going by way of Lu-chou 瀘州 hsien), Yü-chou (now Lu 渝州 (Chungking), Fu-chou 涪州 (Now Fu Ling hsien 涪陵縣), Chung-chou 忠州 (now Chung hsien) and Wan-chou 萬州 (now Wan hsien), one gets to K'uei-chou 夔州, the present Feng-chieh 奉節. From there, turning eastward downstream through the Three Gorges, Kuei-chou 歸州 the present Tzu-kuei 秭歸, and Hsieh-chou 峽州 (now I-ch'ang hsien 宜昌) one reaches Chiang Ling prefecture. The total distance is at least 3,600 to 3,700 *li*, at most it can be 4,000 *li*. On this route there were here and there postal station; details of which can still belong to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general, up to Yü-chou 渝州 and Fu-chou 涪州, both land and water routes were used; while below Yü-chou and Fu-chou mostly it was mainly by water, as the mountains along the gorges are high.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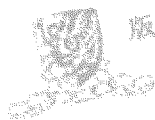
Szechuan, Yünnan and Kweichow are separated from Shensi and the Central China Plain by the Tsin Ling Mountain and the Pa Mountain, and were, therefore, regions that were isolated. Fo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rest of China, there were only the routes leading through the Tsin Ling Mountain and the Pa Mountain by the plank roads in the north, or by way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Three Gorges in the east. As the plank roads were too dangerous and the cost of maintenance was prohibitive, the freight volume was small. It was convenient for the travellers with light packs to travel by the plank roads, but no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heavy goods and materials. The watercourse of the Three Gorges was dangerous and there were frequent disasters when ships capsized and men drowned. Nevertheless, as the flow of water is abundant, in medieval times, large ships with a capacity of 10,000 *hu*,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to 2,000-3,000 now *shih*, were able to travel by this rout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ravellers as well as goods went by way of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People who went eastward from Szechuan, Yünnan and Kweichow, and those who went westward from Shensi and the Central China Plain used this route as well. In addition, it was also the chief communication line for the supply of goods and materials from Szechuan to Shensi and the Central China Plain. And thus by and larg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zechuan and Yünnan of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were in fact by water through the Yangtze. In comparison, the plank roads built on the face of the cliffs of the Tsin Ling Mountain and the Pa Mountain we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only.

Furthermore, K'uei-chow is a famous city in historical times. Its terrain was mountainous and it was short of arable land. Agriculture did not flourish there but it was rich in salt. Incidentally, this article also deals with the topographical feature of K'uei-chow as well as the condi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salt t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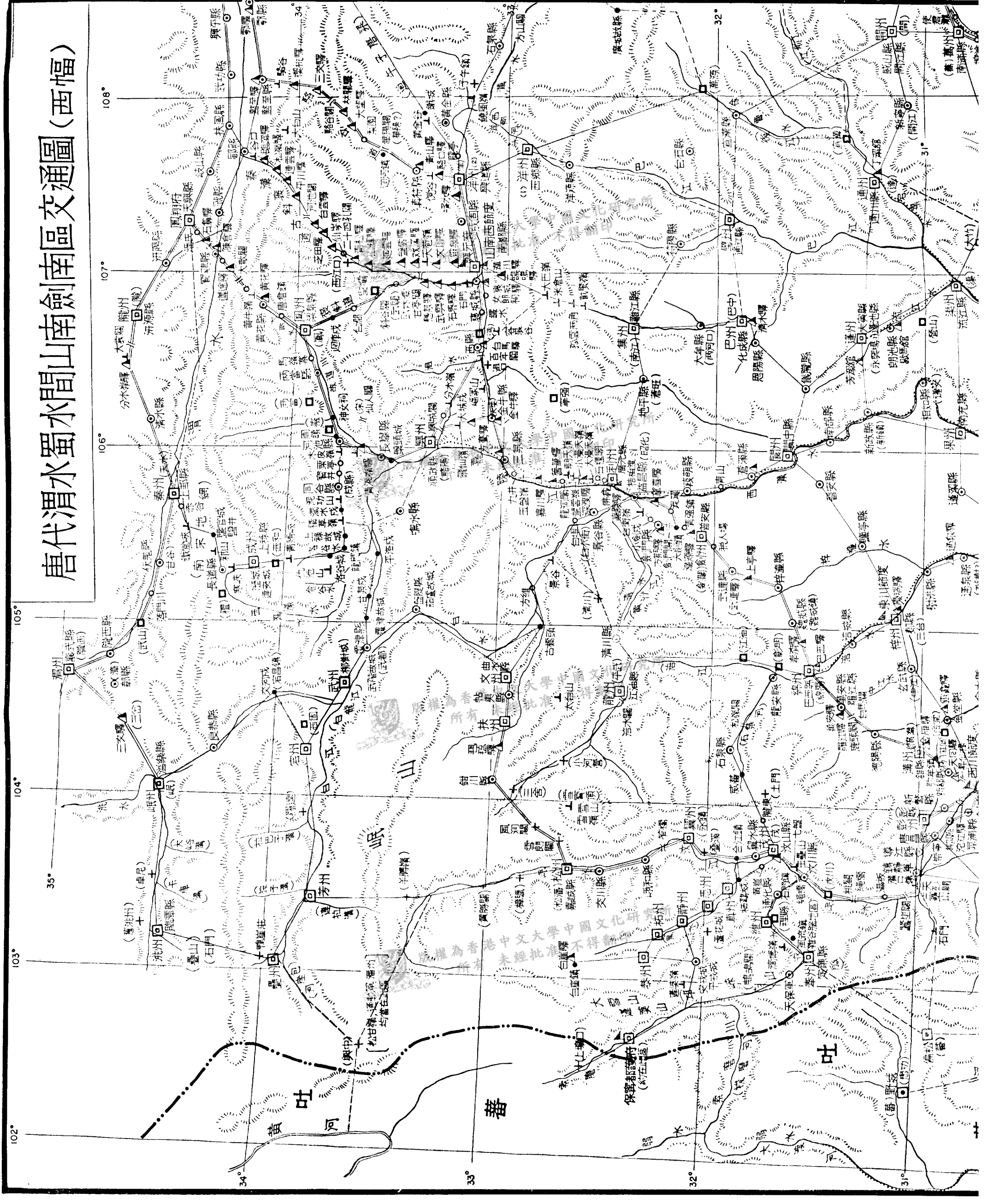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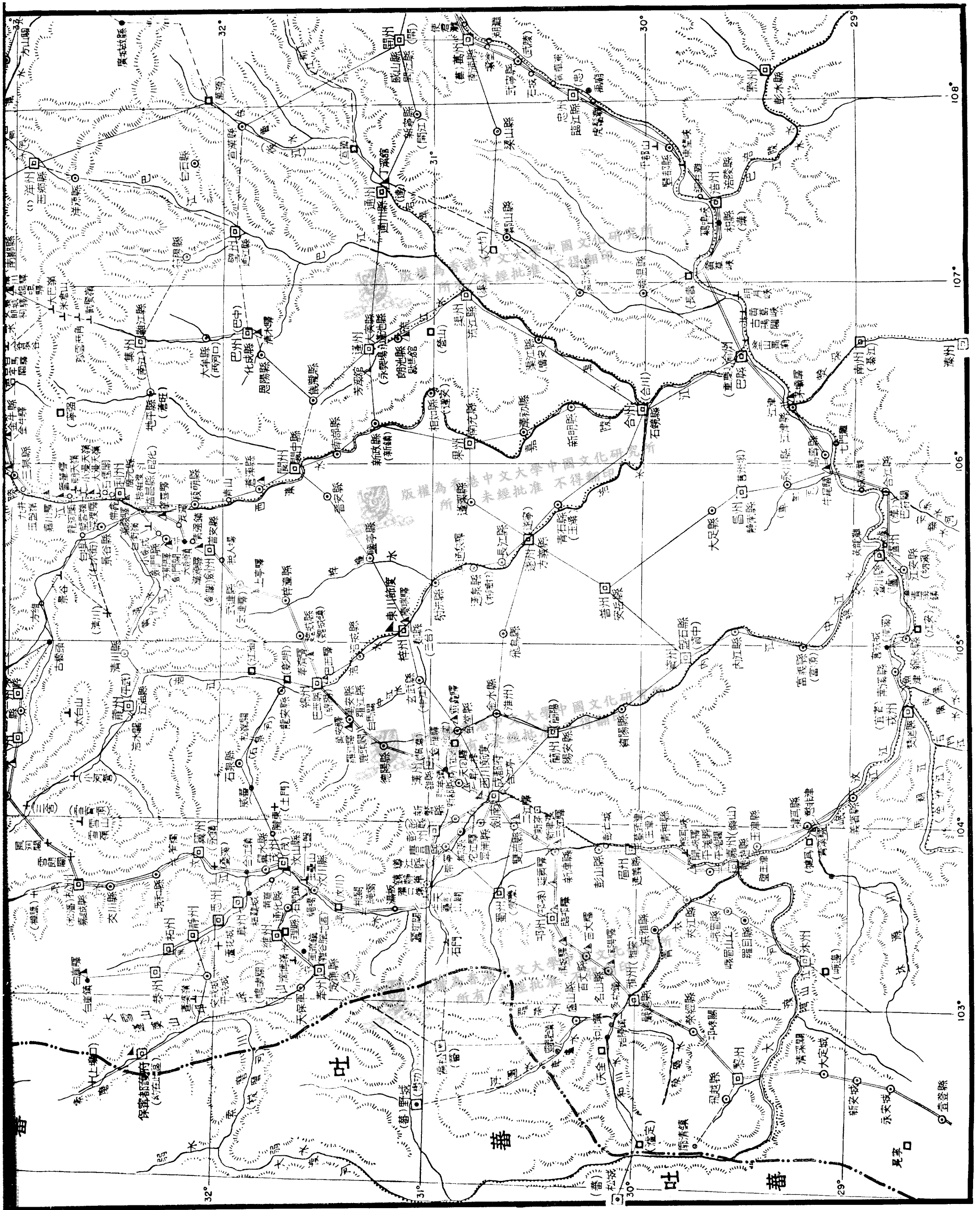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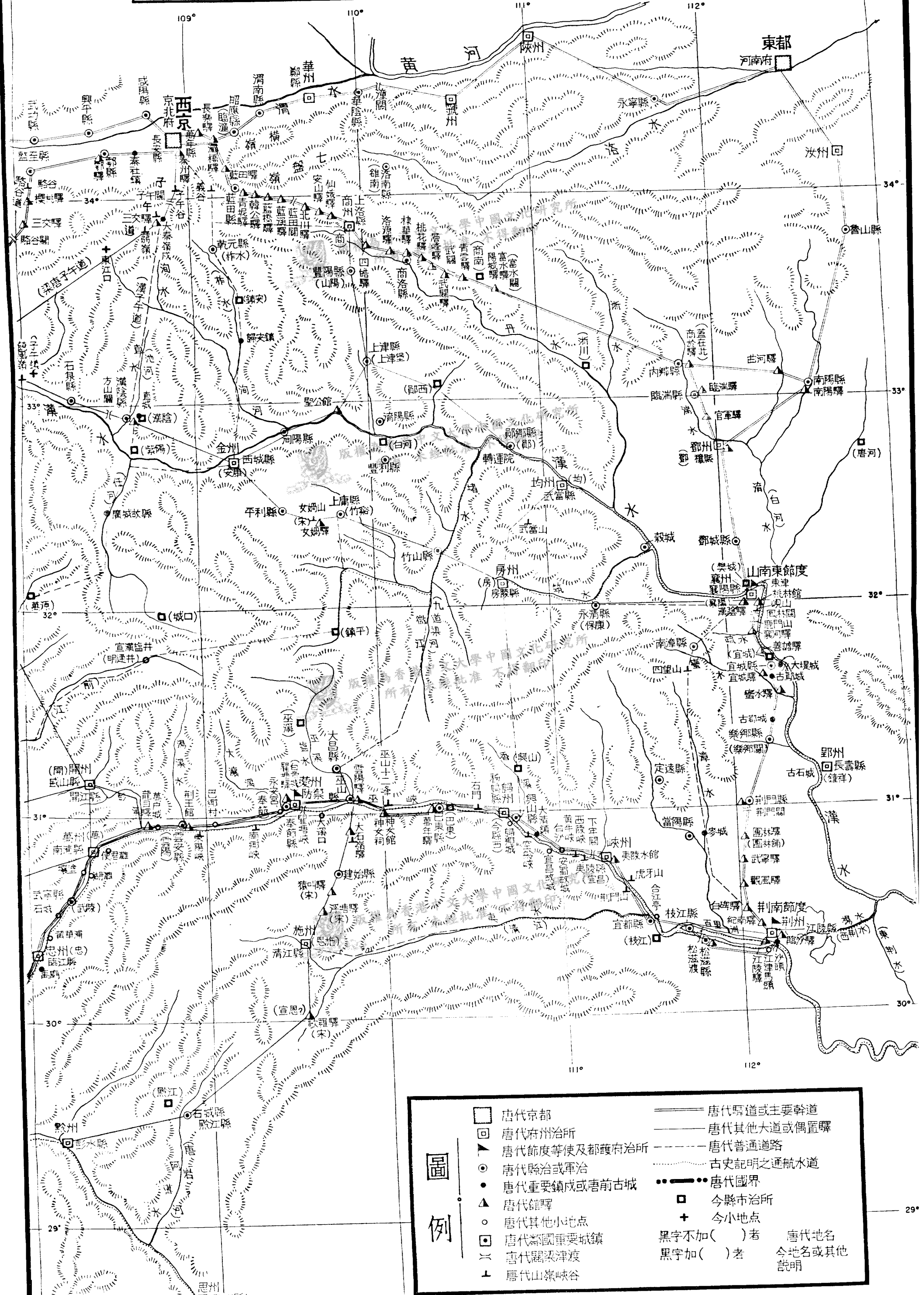
# 唐代渭水蜀水間山南劍南區交通圖(西幅)







# 唐代渭水蜀江間山南劍南區交通圖(東幅)



**圖例**

|   |              |          |            |
|---|--------------|----------|------------|
| □ | 唐代京都         | ——       | 唐代驛道或主要幹道  |
| ⊙ | 唐代府州治所       | ——       | 唐代其他大道或偶置驛 |
| ▲ | 唐代節度等使及都護府治所 | ---      | 唐代普通道路     |
| ● | 唐代縣治或軍治      | ---      | 古史記明之通航水道  |
| ● | 唐代重要鎮戍或唐前古城  | ●—●      | 唐代國界       |
| ▲ | 唐代館驛         | □        | 今縣市治所      |
| ○ | 唐代其他小地点      | +        | 今小地点       |
| ⊙ | 唐代鄰國重要城鎮     | 黑字不加( )者 | 唐代地名       |
| — | 唐代關梁津渡       | 黑字加( )者  | 今地名或其他說明   |
| ⌒ | 唐代山嶺峽谷       |          |            |